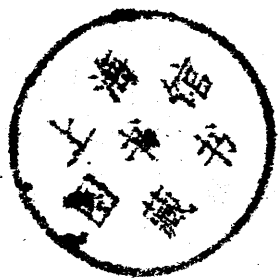


文 學 叢 刊

# 髮 的 故 事

金 巴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1917B

# 髮 的 故 事

巴 金

~~1651686~~

## 前記

我去年十二月四日從北平回到上海住下來，到現在整整有一年了。這一年的確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時候。白天我要看許多朋友，夜晚我常常寫信，寫文章，看稿子，看校樣，直到兩三點鐘。好些愛護我的年青朋友寫信來勸我休息。我感謝他們的好意，但我沒法聽從他們的勸告。

現在我不能夠再忍受這種令人煩厭的生活了。我要離開上海，我要到南方去過一些時候的漂遊生活。我想多看，多體驗，多學習。在這時候印刷局送來了「髮的故事」的清樣。我自己似乎就想忘掉這些，而別人偏偏不肯放鬆，甚至這時候還逼着我把我這一年裏所寫了的東西一字一字地來重讀。使我一點也不遺漏地記起了過去的許多事情。

我看完了「髮的故事」的校樣的最後一頁，我長長地噓了一口氣。我彷彿做了一場大夢。

這雖是百忙中倉卒寫成的四個短篇，但我自己很愛牠們。（這一次我下筆時已經繞了許多圈子，然而牠們依舊是熱情的產物。有人責備我不能控制感情，我承認這句話。不過我始終沒有停止過我的掙扎。）這是一些回憶，我的，他的，他們的，別的許多人的。我們的記憶是不會消滅的。在記憶中常常有星光閃耀。我常常聽見一個聲音：

「我要給你們以晨星。」

我相信我終有一天會看見晨星的。所以我也想過拿「晨星」來做這短篇集的名字。

# 目 錄

前記	一
髮的故事	一
雨	一七
窗下	五一
星	七七
關於「髮的故事」(代跋)	一七三

004962

## 髮的故事

五年前在瑪倫河畔一個小城市的理髮店裏，我看見了我的第一根白髮，這是那個老年的理髮師給我拔下來的。他那時很驚訝地對我說：「怎麼就有了白頭髮，你還是這麼年青呢！」

我沒有話好回答，只是微微一笑。我彷彿記得那時候心裏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但現在却形容不出來了。五年是一個長的時期，我已經忘了許多事情。

昨天我翻開一本舊書，在那裏面發見幾根白頭髮，不覺想起了金的事情。一年多不看見他了，前些時候他忽然來看我。這一次看見他，最先映入我眼簾來的就是他那一頭白髮。單說是白髮，也許不恰當，那顏色是灰白的；在灰白色中間偶爾顯露了幾根青絲，這要經過仔細的注視才看得清楚。這使我想到了一年前留在那個頭上

的表現着青春與活力的顏色的確在一年前我和他分別的時候，他還有着那麼豐富的濃黑的頭髮，臉上也充滿着血氣。想不到在這短的期間他會有了這奇異的改變。倘使我們是在街上遇見，我一定不會認識他了。

他坐在我的對面，望着我苦澀地淡淡笑了笑，抑制着感情般地低聲說：「一年了。」

「一年了，」我單調地應着，我考察般地看他的頭髮，看他的臉，看他的眼睛，這一切都不是我一年前看見的那樣子。我很奇怪，這一年來他究竟幹了些什麼事情，使他在這樣的年紀就有了白頭髮。

「你還沒有什麼改變，」他又淡漠地說了一句。他在躲避我的眼光，大概是我的眼光使他感到困窘了。

「是，」我也淡淡地應一句，聲音的單調我自己也覺得。我們這會見似乎是不愉快的，我們好像是在彼此敷衍，其實，並不是。別了這許久，我知道他跑了好些地方，



我很想再見着他，我有許多話要和他說，可是如今看見他意外地成了這相貌，不由得起了一些古怪的，或者是不愉快的思想，這把我預備好要對他說的那些話都趕到遠處去了，我一時沒法找回牠們來。

「你似乎不願意見我，」他依舊冷靜地說，絲毫不動感情。

「不，不是，這一年來我常常打聽你的消息，我是很關心你的，」我連忙分辯說，我現出爲難的神情，我怕他誤會了我的意思，但看見他沒有動氣，我又漸漸地靜下心來。

「那麼你爲什麼不說話？爲什麼不笑？」他好像故意在追逼我似地，他說這話，不笑，也不動氣，臉色不變紅，也不變青，面容却是很嚴肅的。

這種情形我從沒有遇見過。他以前完全不是這樣古怪的人。這時候我有些驚慌了，我不知道說什麼話纔能夠使他高興。他楞着眼看我，他那異樣的眼光使我覺得渾身都在發癢，很不舒服，我不禁糊裏糊塗地指着他的頭髮說了半句：

「你那頭髮——」

他的眼光馬上變溫和了，變得這樣快，好像是受到了魔術手指的一觸，立刻產生了奇蹟一般。他的淡漠和冷靜有些動搖了，我清清楚楚地聽見他嘆了一口氣。他的嘆息聲洩露了複雜的感情，這聲音毫無隱瞞地告訴了他這一年中的生活，但可惜，我不能夠完全瞭解。

我們兩個對望着。我等他說話，他等我說話。過了一刻沈寂的時候，他開口了：

「銘死了。」

他只說了這三個字。銘是他的妻子，我見過好幾次，是一個頗健康的年青女人。她病死的消息我早就聽見人說過。雖然我想不到她會死得這麼早，但在這個年頭死掉一個人，也並不是什麼希罕的事情，所以我也就忘記了。現在經他提說，我纔記憶起來。

「哦，」我應道，我覺得我完全明白了，他的這改變一定是銘的死給他帶來的。

我對他起了更深的同情。我想找幾句話安慰他。

「是我殺了她的，你不知道，是我害了她的。」他的嘴動了幾下，像要說什麼，又怕說出來。臉上的肌肉在抽動，他忽然忘了自己似地說出這樣的話。

「不要提那事情了。人死猶如燈滅，一切都過去了。你還想她做什麼？」我看見他漸漸地激動起來，怕那過去的事情使他過於感傷，怕引起他的更痛苦的回憶，便說了上面的話，想一下子就關住他的回憶之門，使他不要再談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他微微笑了。這樣的微笑我從來沒有見過。從這笑容裏透露出來的似乎是一些無窮的怨憤，無窮的苦惱。他臉上的皺紋非常明顯地映入我的眼睛。他那黃瘦的三角臉上起了一陣痛楚的痙攣。他的這表情使我感到了一種威脅，他好像要把他這時所感受到的一切都傳染給我。

我也漸漸地激動起來，我覺得不安，我覺得一些不愉快的思想威壓地襲來了。我極力想掙扎，想抵抗，我要保持我自己的平靜的心境。然而一切努力都沒有用，我

開始失掉控制自己的力量了。

「她住在一個朋友家裏，在一個小村莊，她身體很壞，時常生病，我不能夠去看她。我只能夠偶爾和她通一點信息。她快生小孩了。我去看她，在半路上碰着了那些矮鬼，我躲到一個白楊林裏，和他們打了半天，到晚上纔逃了出來。以後我不敢再去。過幾天朋友們就給我帶來消息說，她和那初生的嬰兒一起死了。死了，就這樣渺小地死了。」他說到這裏就仰起頭對着天花板發出一聲長嘆。他似乎要看天，但天被屋頂遮住了。他的嘆聲不能夠衝破屋頂，又折了回來，怨憤地在房裏四處漂蕩。他的眼睛是乾燥的，眼角有些血絲，而且眼腔陷落了進去。他咬着他那厚的嘴唇皮。

他的這番話是不會料到的，但現在聽來却又不使我驚訝。我知道他們那種人的生活 and 我們的不同，他們的思想、感情和我們的也有些差別，在他們什麼事都是可能的。說幾種語言，帶幾種武器，跑幾國的土地，這在他們更是很平常的事情。他以前雖說很像是一個和平的人，但他究竟是那種人中間的一個，他當然會走他們

的路，我雖然知道這個，但是他的話却漸漸地把我的心海裏的波濤激起來了。我默默地望着他，想從他的臉上看見他那時候所經歷的一切。

「你還記得罷，六年前在北京××公寓裏面我們幾個人閒談，我那時正和銘戀愛，你勸我結婚，朴却表示反對。他說我和銘是兩種人，我們在一起生活不會有好處。你當時還責備他不該有國家的觀念。我後來不顧他的勸告和銘結了婚。但現在我纔知道朴是對的。」他又發出一聲嘆息，就站起來，走到窗前，站在那裏，眺望下面的街景。

我的心被回憶苦惱着。我記起了六年前的事情，那是在夏天，我到北平還不久，住在一個公寓裏，這地方很靜，只住了三五個客人，院子裏有一株大槐樹。白天很熱，我除了熱以外還感到寂寞。夜裏金和朴常常來談，我是由朴的介紹纔認得金的，我們很快地就成了熟識的朋友。在八月的夜晚，明月高掛在天空，微風吹動着槐樹的枝子，我們坐在天井裏靜聽着朴激動地滔滔不絕地敘述那些白楊林裏和積雪的

山頂上的故事。朴是個親身經歷過這一切的人，所以他的故事裏有血有肉，而變成了活的東西。朴是我所敬愛的友人中的一個。我去法國的前一日，他深夜跑到我家裏來看我，我們差不多談了一個整夜。但我從法國回來時，朴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聽說他是在積雪的山上遇害的。他和三個同伴被五十個人趕着，圍困在山頂上，過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他帶着兩支手槍衝下山去，他打死了六七個人，但後來也死在亂槍下面。我料不到身材瘦小的朴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來。這故事是金親口對我說的，金那時候很感動，但他並沒有親眼看見那事情，金雖然也是朴的同鄉，可是他並不曾參加過朴的活動。然而現在我們分別了一年以後，金却在我面前說起「朴是對的」這種話了。我的眼睛裏晃動着朴的很平凡的面貌，我苦痛地想起我們的過去的友情。但是立刻金的堆滿着皺紋的臉就給我遮住了一切。我忽然驚恐地發覺他的顴骨是特別地高，臉色是特別地黑了。

金站在我的面前，伸手把他的灰白色的濃髮撫摩了一下，然後把兩手插在褲

袋裏，直立着，一面用低沈的聲音繼續說：「銘和我同居了幾年，她沒有一天不替我耽心。她沒有一天忘記我們是兩個不同的國度的人，她的強健的身體就是被這種耽心毀壞了的。雖然我也很願意做一個和銘、和你們一樣的人，我也不去做朴他們做的事，我也會講你們的言語，然而這些都沒有用。我和銘、和你們的感情是不會相同的。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感覺好像和別人的完全兩樣。我們從小就被夾在鉗子裏，夾得那麼緊，好像把我們身體的構造都給改變過了。甚至和你們在一起生活的時候，我還覺得這身子被網縛着一般。」他說到這裏，就伸出一隻手來，把他的亂髮搔了幾下，在房裏踱了兩步，然後走到他先前坐過的那椅子前面坐下去，把他的鋒利的眼光在我的臉盤旋一會，又說：「我忍受了一切，我膽顫心驚地忍受了一切，我只想和銘過些幸福的日子。但是人家還不放過我，時常來麻煩我。而且在你們這裏我也受着輕蔑和歧視的。我有時只想做個和你們一樣的人，也不能夠。連你們的人也看不起我，討厭我，好像我們這種人就不是人一般。……銘從沒有對我表示過她後

悔嫁給我的意思。我知道她決沒有那樣的心思。但是她心裏的憂鬱我却看得出來。我想尤其使她難堪的就是甚至在這樣的環境裏我們兩個人依舊是各有各的心思，對於任何一件事情，我們兩人的看法都是兩樣，她始終愛我，然而她不能了解爲什麼我不會有着和你們同樣的感情，爲什麼我不能像你們那樣安靜地過日子。……她的身體一天天地變瘦變弱，而且時常生病，這變化我看得很清楚，我也知道這全是因了我的緣故。……我漸漸地明白我和她結婚是做錯了事情。然而我還極力想法來補救，我極力忍耐，我還絕望地努力使她和我都過得幸福。於是在故鄉裏忽然起了騷動。這使得我們在外面的人雖是很安分的，也過不着寧靜的日子。騷動自然很快地被壓止了。但是人家要把我押送回故鄉去，只因爲我從前和朴有過來往，這樣我纔不得不離開你們，逃到那邊去。我本來想把銘留在這裏的。但是她一定要跟我走，她說她的身體雖然壞，她却願意跟我去吃苦。」

他停了停，把眼睛掉開，茫然地看了一下天花板，又埋下頭來沉默地望着那積



滿了黑色塵垢的地板。我注意地看他，他的臉頰的肌肉搖動得很厲害，好像他在和一些慘痛的景象掙扎。過了一會，他依舊低着頭一面接着說：

『她已經有了孕，到了那邊不到兩個月她就病了。她不能夠跟我過漂流的生  
活，所以我把她留在一個做農夫的朋友家裏。後來因為那地方不安全，我又把她搬  
了一個地方。她就死在那裏。』他的聲音改變了，似乎帶了一點抽泣。他突然抬起頭  
來看我。他的眼睛完全是乾燥的，乾燥得好像馬上就要冒出火來，連他的臉也似乎  
被那內部的火燒焦了。那臉上彷彿就從沒有黏過一滴眼淚。他這人果如他自己所  
說，他的感情和我們的也不是一樣。這個思想突然來照亮了我的心，使我明白一些  
新的事情，但我的心却因此而得了更多的苦惱。我不能夠接口說一句話，我不知道  
他還有什麼話要告訴我，我想他也許還有更可怕的敘述，然而我只得懷着一顆顫  
慄的心聽下去。

他又一次搔他的頭髮，忽然用力拔了幾根下來，他默默地玩弄牠們，過後又憎

厭地把牠們擲在地上。他自語似地說：「這事情是我料到的。我知道遲早總有這一天。有時候我甚至想她死了也好，對於我的行動也許更方便一點。她的死並不曾使我感到大的悲痛。我的頭髮並不是那時候變顏色的。這只是兩個月以前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我們在一個農家開會，那地方被圍着了。我們不知道來的人有多少，我們的人却只有五個。我們和他們打了一個晚上。天亮的時候，就剩了我一個人，子彈也沒有了。我翻過牆逃出去。有三四個人跟着追我。我跑了里多路，後來就躲在高粱林裏面。外面時時有槍響和人聲。他們在到處搜索我，我聽得見他們的吶喊聲。我不敢動一下。我不吃一點東西，連一口水也不喝。我也不覺得饑渴了。我整整躺了兩天兩夜。後來知道他們去遠了，我纔帶爬帶走地出來，慢慢的走到一個相熟的農家裏住了一天。那家的主人已經認不出我來了。我的頭髮就是在那兩天裏面變白了的，我的臉，我的眼睛都是在那兩天改變的。許多人都不再認識我了。這意外的改變却救了我的性命。倘使沒有牠，我現在也不會活着到這裏來了。」

他站起來，微微一笑，這笑裏依舊沒有歡悅，但却使他的乾枯似的臉龐顯得有生氣了。他的眼光突然明亮地在我的臉上掠過，就像電光一閃，然而過後依舊是那一對深沈的黑眼珠，但却不像先前那樣地乾燥了。我忽然有了一種奇異的感覺，我想他現在是變得很年青了。

「我走了，」他簡短地說了這句話，就伸出手來和我握手，他緊緊地握着，他的粗糙的手是那麽有力，把我的手捏得發痛了。

「你還會再來罷，」我惋惜地而且有點惶惑地說，我本來有許多話要對他說，現在都說不出來了。

「不，我明天就要走了，」他搖着頭用決斷的聲音來回答。

「你爲什麼不多住些時候，你既然來了這裏？」

「我還有事情。在這裏多留一天也沒有什麼好處。我對你說不明白。我們的感情和你們那許多人的不會是一樣的。你們可以安靜地生活下去。我們不能夠。我們

和你們好像不是活在一個世界裏面的人……也許我沒有機會再來了。你們的人輕視我，憎厭我，你却和我做朋友，所以我來看你一次，讓你知道我一年來過着什麼樣的生活，讓你知道我這時候心裏所想的一切，我想你是能夠了解的。我不再攪擾你了。」他說罷，又微微一笑，就大步走出了房門，等我走下樓到街上去追他時，已經失了他的蹤跡。一部電車剛剛開走，他也許就在那裏面。

我在人行道上癡呆地站了片刻，然後沮喪地慢步走回家去。我充滿了無可奈何的情緒，低着頭在房裏踱了一會，忽然看見了他先前拔下來擲在地板上的那幾根頭髮，就俯下身子去拾了起來，把牠們看了半晌，然後珍重地夾在一本書裏面。

金以後果然不會再來，他一定是回到那邊去了。我最近還沒有得到他的消息。

今天我在外面理髮回來，無意間在自己的頭上發見了好幾根白髮。這一次是我自己把牠們拔了下來。我也把牠們捏在手裏玩弄了一會。我又把昨天翻閱過的

舊書打開，把金的頭髮取出來，和我的放在一起比較。頭髮完全是一樣的，連我自己也看不出這兩股頭髮的差別。然而我知道人却是全然不同的兩種人。這認識倒使我變得很難堪了。我氣憤地把兩股頭髮混在一起併成了一股。心裏想這樣總分不出好歹了罷。但過後我的心寧靜了一點，我又有些後悔，我又想把我的頭髮和金的分開，可是任我怎樣費力也做不到了。

此  
页  
空  
白

## 雨

一

接連地落了幾天的雨，天空還沒有絲毫的晴意。

從早晨到夜晚我都坐在書桌前面。書桌橫放在窗前，我抬起頭就望見雨水沿着玻璃窗滴下來，我的眼光透過玻璃望出去，只看見模糊的一片雨絲，雨點單調地滴到窗下石板地上，差不多就用這同樣的聲音一連滴了這幾天。這聲音起初還只達到我的耳邊，後來就漸漸地進了我的心裏，牠很煩厭地折磨着我的心，使我不能夠把心放在書本上，最後在晚上我連書本上的字跡也分辨不清楚了。我不能夠再忍耐下去。我闔了書站起來。我在房裏踱着。我燃了一支煙來抽。

我噴出一口一口的烟霧，遮掩了我的眼睛，房裏的景物也變得有些模糊了。但我的耳朵還是很銳敏的。我聽見自己的腳步聲。

於是我奇怪地想起來：難道這世界中就只有我一個人？這思想使我不能夠在這房間裏留下去。我不再遲疑，便拋擲了煙頭，披上大衣，戴起帽子，忽忽走下樓，開了後門出去了。

外面依舊落着雨。弄堂裏很靜。石板地因了雨而變得滑腳了。雨點飄在我的臉上，打濕了我的眼鏡。我不注意這些，我只知道我心裏的火，我正需要雨來澆滅牠。我迷惘似地走出了那狹窄的弄堂。

街是比較寬闊的，但躺在我面前的却是一片荒涼的景象。店舖門前抖動着微暗的燈光，街上默默地滾動着幾輛黃包車。幾個無力的影子晃過我的眼前。一切都是沒有生氣的。只有雨是起勁地落着，不住地落着，那些雨點威壓地打在沒有生命的地上。



我在人行道上走着，這些時候我就沒有歇過脚步。雨水沿着帽簷不停地滴下來，眼鏡片上積着雨點，我不去揩拭牠，我連那插在衣袋裏的手也不伸出來。我看不清楚眼前的景象，而且我也不去看牠。好像一種力量壓住我，我拚命在和牠鬥爭，我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走。

我要走到什麼地方去呢？我不知道，而且我不去想牠。我甚至不會在十字路口停留片刻。好幾次我的脚踏在水蕩裏面，水漫過皮鞋浸濕了襪子，我也不去管牠，我只顧大步走着，好像一停腳，我就會落進誰的掌握裏面似的。

過一條街，又一條街，在我的眼前晃過的依舊是一片荒涼的景象。我不知道我已經走了若干時候。可是我的心仍被那烈火煎熬着。那冷而濕的雨點在我的身上並沒有一點用處。我不覺得冷，不覺得疲倦。

忽然在一個弄堂門口我停住了腳。不是停腳。我是轉變而進那裏面去了。我自己也沒有時間去想這是爲了什麼緣故。

這弄堂也是很寂靜的。好些人家已經熄了燈。從那些有燈光的房間裏也傳不出來一聲歡笑。我走到第三號的後門口站定了。當我伸手搥門的時候，我纔驚訝地覺察出來，這是宇住的地方。

開門的正是宇，四五天不見他，他的沒有血色的臉顯得更憔悴了。他看見是我便現出吃驚的樣子，但也不說什麼話，讓我走上樓進了他的房間。

「你爲什麼來？我不是叫你不要來嗎？」宇帶着責備的口吻說了第一句話，但他却禁不住友愛地緊緊握着我的手。

我感激地看了看他，但這感激馬上就被苦惱趕走了。我掙脫了他的手，低聲問：「有消息嗎？」

他的眼睛忽然帶了強烈的苦痛的眼光睜大起來，他點點頭，過後又絕望地把頭搖了兩下。

「難道就沒希望了？」我恐怖地叫道。

他輕輕地拍一下我的肩膀，小聲警告說：「輕聲點！」過了半响他纔告訴我：「聽說她還受着優待。不過我們始終打聽不出來她究竟在什麼地方。」他說着現了絕望的樣子。

「這靠得住嗎？」我煩躁地問道。

「誰知道，然而我們就只有這一點點消息了。我們託過許多朋友打聽都沒有用處，我們沒法和她看一面。」他的調子似乎是平淡的，但我却看出隱在這平淡後面的深的苦惱。四五天以前我看見他，他告訴我的話也就只是這一點，顯然他最近幾天裏並沒有得到什麼新的消息。

「看，你一身都是雨，」他忽然接着這樣說。「你不應該到這裏來的。你也得顧到你自己的安全。」他的責備的口吻裏含了很多的關心。

我苦笑一下，脫了大衣，揭下了濕帽子，放在一個凳子上，就在那寫字台旁邊坐下來，苦惱地答道：「我不能夠過那種生活。我不能夠活活悶死在房間裏。你不知道，

那種生活是多麼可怕，甚至比坐牢還可怕。」

「安靜點，不要老是訴說你自己的苦惱，」他也坐下來，關切地望着我，他這樣勸慰我，他的聲音是很苦澀的。「你應該忍耐一點。你看我，你想想我的生活。」他停止了說話，默默地搔着頭髮，好像在思索什麼使他苦惱的事情，或者是什麼苦痛的回憶，使他不能夠說下去。我知道這一定是關於她的事情。我的煩躁漸漸地靜下來，但心却更敏銳地痛了。

「華的母親來了，」他把手放下來，把手腕壓在寫字台上，忽然下了決心似地低聲說：「就住在這亭子間裏。她不知道她女兒的事情。我沒有勇氣告訴她。你想想看，我要哄騙她，並不是容易的事情。她是我姨母，她是看見我長大成人的。她和華約好過到這裏來，她和華通信都是由我這裏轉的。我們當時想不到會有這事情。你怎麼能夠對她說真話，她是個將近五十歲的人了……」他的聲音漸漸地抖得厲害了，到了最後就變成抽泣，但他不願意顯出悲哀的樣子，便住了嘴，呻吟一聲，聲

音仍舊很低。

華告訴過我她很愛母親，她常常對我們說起她母親的好處，她母親守了二十年的寡才把她撫養成成人，送她進學校讀書。這個有知識的善心的老婦人，她的唯一的希望就是：華嫁個如意的好丈夫，過着幸福的日子，她雖然不了解華，她却是以全個心愛着華的，但是現在……我想到這事情，我想到華從前對我說過的那些話，我的心裏又起了一陣劇烈的痛楚。我用了全力來鎮壓牠，我也不願意顯露出一點悲傷的樣子。

「我們總得想個辦法救她，」我低聲自語道。我努力去思索一個有效的方法，然而我的腦子突然變得沉重起來，連思想也變成凝固的了。我絕望地搔我的臉，好像那上面有着無數的瘡疤。

「還有什麼辦法呢？我找過許多人設法，却沒有一個人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字苦惱地接口道，我知道他的話並不誇張，他的確爲了華的事情奔走過好幾天，然

而却得不着一點有效的結果。

『也許她已經不在這世界上了，』一個念頭意外地跑來抓住我，我要摔掉牠，卻不能夠，我不能自主地說出了這句話，連我自己也害怕聽的。

『不會的，決不會的，』他掙扎似地辯駁說，聲音漸漸高起來，他說話也起勁，好像他要從我的手裏把她救出來一般。『她並沒有做過什麼激烈的行動。』

『爲什麼要有激烈的行動？』我猛然站起來，把一隻手按住寫字台，動氣地說，我彷彿在駁斥他的論據似的。『她不承認現在存在的一切，不甘願跟着別人一道沈落下去，她敢於說自己想說的話，做自己想做的事，這不就夠了嗎？』我說完，看見他茫然地望着我，不說話，我的怒氣淡了下去，我重新坐下來。我的眼前隱約地現了一個麻布口袋，一條河，口袋落在水裏，浮着，浮着，於是漸漸地沈下去了。我覺得這口袋裏面裝的就是她的身子。我不由得苦痛地閉上眼睛，一面卻用力抓我的臉。

『不會的，他們不會這樣對付她。我相信她還活着，』字忽然充滿自信地這樣

說。這聲音使我睜開眼睛。我看見了他那堅定的眼光，但過後那眼光就漸漸地動搖起來，他自己也不能夠長久地相信他的話。他接着帶了疑惑的調子自語道：『然而在這個年頭一切都是料不準確的，誰能夠有把握呢？……』

在亭子間裏起了一個老婦人的咳嗽聲，是多麼空虛的聲音，過後又停止了。宇的話語被這聲音打斷也就不再繼續下去。這房間又落進了沈寂裏面。但老婦人的咳嗽却進了我的耳朵，而且在我的心上響了。這是華的母親的聲音，牠使我記起了華的一切。苦痛和憤怒又在我的心上積起來。

『她還沒有睡熟，她每晚上都要到夜深纔能睡熟，』宇的臉上又堆起了黑雲，他望着我悄然地說。『她是在想念她女兒，我知道；我恐怕她已經猜到一點了。我這個人不會說謊話，很容易露出馬脚的，不然她爲什麼常常帶着憂鬱而且含着責備的眼光看我，好像要說什麼話又說不出口呢？』

『她不會知道的，』我茫然地應道，我說這句話並不是想安慰他，我只想說出

一句話來，我並不去管這話有什麼意思。我的心悶得難受，我需要吐出一點東西，我不能控制我的手，却讓牠用力去抓我的臉。

「她一定會知道的，我怕我有一天會把一切全都告訴她，我不能夠瞞她。」他無可如何地低聲說，他像在自言自語，又像在故意逼着問我，求我給他一個確定的回答。

我不答話。他却驚恐地望着我叫起來：「血！血！你臉上……」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伸手在臉上摸了一把，掌心裏全是血跡，我沒有激動，平靜地回答道：「這一點血算得什麼？」

他不作聲了。臉上現着驚疑的神情。

我坐在他的斜對面，我怕聽他那聲音，我怕看他那眼光，我怕忍受這房裏的沈寂，我怕去仔細思索他那問題。我站起來，穿上大衣，戴起帽子，不說什麼話，就往樓下走。走過亭子間門口，大概是脚步聲驚動了房裏華的母親，她又大聲咳嗽起來。這聲



音像鞭子一般在後面趕我，我急急走下了樓。

字趕着下樓來，低聲囑咐我幾句話，要我以後行動小心一點，這話他已經對我說過了好幾次，我含糊地應着，就往外面走了。

我帶了一肚皮的火到這裏來，依舊帶了一肚皮的火出去。雨勢很大，地上是一片水，水隨着我的腳濺上來。我拉起大衣領，仰頭望天，天空是一片深的黑暗。冰冷的雨點打擊着我的燒臉，臉上的血跡被沖洗去了，那創痕微微有些疼痛。我無可如何地噓了一口氣，就埋下頭走出了這個弄堂。

我的眼前成了模糊的一片，好像天在下着大霧似的。臉潤濕着，帽子沈重地壓在我的頭上，沿着帽簷繼續地滴着雨水。大衣上是一片濕，褲腳被水泥浸透了，一雙皮鞋却不時地踏在水蕩裏。我只顧埋頭走着，不知道應該到什麼地方去。我不想回家，那寒冷而寂寞的房間已經把我折磨夠了。我只是胡亂地走，沒有目的地走。

過一條街，又一條街，我不曾注意到已經走過幾條街了。我穿過一條較熱鬧的

街道，就忽然轉進了一個弄堂。我的脚在一家後門口停下來。於是我驚愕地抬起了頭。紅黃色油漆的木門上面貼着一方白紙，寫了「五」這黑字。

我的頭腦突然清醒了。我不敲門，却退了兩步，留戀地望了望那上面的亭子間，那裏沒有光亮。一切都是靜寂的，我的心劇烈地痛了。我想在前些時候，我只要在這下面喚一聲「華」，她就會從亭子間的窗戶裏伸出頭來給我打招呼，然後就走走樓給我開門，讓我進去。我們會在她那張小圓桌旁邊坐下來，燒茶喝。我們談論各種各樣的事情，我會告訴她我這一兩天的工作情形，她也會把她的告訴我，她會高興地指點這指點那給我看。她會翻出一些書本問我一些問題。等着這些事情完結了時，她就把她那雙濃黑的大眼睛柔情地望着我，對我傾吐她的私人的情感，我也誠懇地把她的一切吐露給她。我們是常常這樣地相會的，有時宇也來和我們在一起。甚至前十多天和宇還來看過她，在那上面亭子間裏坐了兩三個鐘頭。但是現在一切都改變了，而且是這麼突然的。

我下了決心不再到這個地方來，朋友們都警告過我。我自己也知道在這個地方再也找不到一點她的痕跡。然而我的一雙腳却把我帶到這裏來了。我的腳似乎比我的頭腦還更不容易忘記，是牠們使我清晰地記起了那過去的一切。

我不能夠馬上離開這裏。我遠遠地站着望那亭子間，兩扇門戶緊緊閉着，裏面是漆黑的。那裏大概還沒人去住罷。我忽然想，她也許是睡着了。我自己爲這思想露了一個苦笑。我覺得有一對濃黑的大眼睛在我的眼前晃。我要睜眼細看，但是我的眼鏡片上黏着雨點，使我看不清楚眼前的景象。雨點無情地在我的頭上，臉上，身上敲打。我好像沒有感覺似地站在那裏，我甚至不動一下身子，或者做一個防衛自己的舉動。我癡癡地立着，直到附近一家的後門帶着大聲猛然打開時，我纔被另一個念頭刺了一下，於是驚覺地拔步走了。

我仍舊不知道應該到什麼地方去。我的腳拖着我的身子走出了這弄堂。街上的燈光顯得很慘淡。一家烟紙店的夥計在上舖板。步道上迎面走來兩三個撐傘的

行人。這一切好像都和我不相關聯的。我忽然覺得在這個大都市裏我似乎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這思想更使我苦惱，而且煽旺了我心裏的火。我感到一陣燃燒。雨勢並沒有減小，然而我已經感不到雨點的打擊了。我沒有別的法子，我只有讓我的腳把我帶到任何地方去。

我走在馬路旁邊。我的腳變得很沈重，皮鞋裏積了不少的水泥。我不能夠走得十分快。我的眼睛只看見一些微弱的燈光和一陣的黑暗。一輛汽車以極大的速度從後面馳來，馳過我身邊，發出了尖銳的叫聲。我受驚似地跳起來。一股水泥濺到了我的身上。我還聽見一個清脆的笑聲。

「人們並不是互相關聯的。」這個念頭更銳敏地刺痛着我的頭腦。我自己立刻覺得臉上起了痙攣。當我十分清晰地感覺到一些思想咬痛着我的腦子的時候，人們却快活地在汽車裏笑了。我的思想，我的苦惱是沒有一個人關心的。我受苦，我掙扎，我也許就會臨到最後的結局，但是沒有人知道。在一陣難以名狀的心的壓迫

中，激情在我的身體內生長了。我覺得牠不住地在我的胸膛裏攪動。彷彿臟腑都被掉換了位置似的，我心裏非常難受。我的插在大衣袋裏的手捏緊了拳頭。我只想毀掉一些東西，或者就讓我自己馬上被什麼來毀掉。我只希望雨落得更大，更大，最後帶來一次洪水把我和一切都淹沒掉。

然而雨勢並沒有增加一點。牠反而小了起來。一陣燃燒，一陣熬煎使我時時覺得這顆心就要炸裂了。我咬緊牙關，掙扎似地瘋狂地往前走。我不再看見那冷靜的街道了，我也不去管我正朝着什麼方向走去。

過一條街，又一條街。不知道爲什麼我忽然轉進了一個弄堂，而且我的腳又在那第三號的後門口停住了。我茫然地站在門前，我有點惶惑，不知道應不應該再走進宇的房裏去。

我自己並不要再到這地方來的。我怕見宇的憔悴的面容，我怕聽那老婦人的咳嗽，我甚至怕伸手去敲那扇門，但是我的腳偏偏把我帶回到這裏來了。我的腳太

不能夠忘記事情，牠比我的頭腦還更清楚。甚至當我的心想忘記的時候，我的腳還把我帶到這地方來。

但是我不能夠敲門進去。我就站在門口，我抬頭望了望亭子間，窗戶緊緊閉着，那裏面也沒有燈光，這和我剛纔看見的另一個亭子間差不多。那個老婦人大概已經睡熟了罷。我很想知道她在夢裏會看見些什麼景象。在她的夢裏華一定是很活潑地存在着的。我的思想便停留在那個老婦人身上。華給我看過她的照片，是慈祥的面貌。那眼睛，那嘴都和華的有些相像。這時候我忽然想看見她一面，這想念是很強烈的，幾乎要抑制不住。但是我聽見了她的空虛的咳嗽聲，這不是從亭子間裏發出來的，這是從我的心底響起來的。於是我澈底地明白了：我不能夠敲門進去。我發出一個低微的呻吟就毅然地走了。

一路上像被什麼追蹤着似的，我走得很快，我並不停留一下或者掉頭去看路旁的景象。雨點無力地飄在我的臉上，我已經完全感覺不到了。

我跟蹣地回到了家。

二

天陰着。空氣很冷。我看見那灰色的天空，就像連最後的希望也被奪去了一般。但是我不肯絕望地倒臥在床上，我又不能安靜地坐在書桌前面，我只是煩躁地在房裏踱着。我不斷地抽着烟，直到把我的頭腦弄得發昏了。

昨天一天沒有人來看我。我不知道一點消息。我被關於華的思念折磨着。我等待一個朋友來給我說幾句話，然而直到夜間，我的房門上都沒有起過一下敲聲。後來我就出去了，在那十五號的後門口徘徊了片刻，纔跟蹣地回家睡覺。這晚做了一個整夜的夢。夢中晃動着華的面貌，但都是很模糊的，不能夠連接起來，所以我一醒就不能夠明確地記起什麼了。

我在房裏踱了許久，煙抽得太多。腦子似乎凝固成了一個鐵塊，重重地壓在我

的頭上。我終於疲倦地走到書桌前面坐下來。我翻開一本書低聲誦讀了幾句，幾頁，我自己却不明白我讀過的那些話有着什麼意義。

門輕輕地響了，我一擡頭就看見華的影子飄了進來，她和平日一樣地對我微微一笑。

『華』我驚喜地叫了一聲。我站起來，我的眼睛花了。

門靜靜地掩着，並沒有誰進房裏來過。我的心漸漸地平靜了。我知道華是不會到這裏來的。於是我的心開始絞痛起來。

我翻弄抽屜，我翻弄書櫥，我想在那裏面找到一點關於華的東西。我到處翻遍了，可是依舊找不到什麼。一部分的文件和書信都被我早毀掉了。我的日記裏有不多的篇幅是描寫華的，以前我翻開日記就彷彿看見華站在我的面前，我常常笑着對她說她活在我的日記裏面。然而現在這日記也被毀掉了。那麼我在什麼地方去尋找她的面影呢？



後來在一本舊書裏我無意間發見了一張照片，已經褪了色，不十分清楚了。這上面有華，有我，還有兩個朋友。我們這一羣人平日是不照相的，不知道怎樣，那一次在公園裏却照了這一張東西。這是兩年前的事情，那時華頭上還梳着兩根小辮子。

我癡呆地望着照片，我想在那上面看出我們當時的愉快的生活，但是在那照片上華的小女孩似的面孔已經模糊了，那一對濃黑的大眼睛也淡了許多。粗粗一看這面龐簡直不大像是華的臉。我知道連這張僅有的照片也會漸漸地消失的。我痛惜地拿着牠，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好容易捱到傍晚，宇來了。不過隔了兩天，他的頭上就多了好些白髮。這改變使我大大地吃驚了。

『有什麼消息？』我激動地問道。

『恐怕沒有什麼希望了，』他悲痛地答了一句，就疲倦地倒在床上。

我不能夠再發出一句問話。那答覆是我料得到的。我怕聽那些話再從他的嘴

裏說出來。我苦痛地踱着，一面抽着煙，我只願意一切都被包在煙霧裏。

「煌，」字忽然坐起來這樣地喚我。我便掉過身子望着他，等候他說話。

「華的事情大概沒有希望了，」他重複地說了一句。「現在各種機關都不承認有這樣的一個人，都說不知道這個名字。這一定是人已經沒有了，所以他們纔這樣說法。你那晚上說的話倒不錯。」他的眼睛圓睜睜地望着我，我忽然發見那裏面含了一些血絲，他的臉做了一個奇怪的表情，使我覺得他要放聲大哭了。然而他並沒有哭，却把臉縮做一塊，使他那有皺紋的臉上憑空又添了無數的皺紋。

我的心猛烈地戰抖起來。我極力壓抑住感情的爆發。他證實了我那晚上的話，然而我自己却被這證據壓倒了。我的臉上起了一陣可怕的痙攣，至少有五分鐘的光景，我是看不見一切，而且聽不見一切的。

「那麼華的母親呢？」我忽然問道，這句話是隨口說出來的，我並不想拿這問題來問他。

「華的母親要回家去了，」他苦惱地淡淡答了一句。

「回家去？她不等她女兒？」我驚訝地問。

「我正要告訴你她的事情，」他忽然站起來，走到書桌前面坐下，把身子俯在桌上，偏了頭看我，一面說。這時候我站在書桌的一端，把左膀壓在那一堆書上面，聽他說話。他的臉比較伸展了，但臉上還帶着苦惱和悲戚。

「我已經把華的事情告訴了她。我實在不能夠支持下去了。昨天晚上我回來得很晚，亭子間裏沒有光亮，我以爲她已經睡熟了。然而我剛走進屋坐下來，就聽見她在喚我。她輕腳輕手地進了我的房間。頭髮蓬鬆着，身子搖晃着。那張憔悴的臉帶着血紅的眼睛逼近來，逼近來，就像一個鬼魂。她站在我的面前，喚我的名字。她說她這幾晚上整夜都不曾閉過眼睛，她說她知道她女兒一定出了什麼事情。她哀求我把真相告訴她。她說她已經猜到大半了。我起初還哄騙她。但後來她抽泣起來了。煌，你知道，她是看見我長大的，我做孩子的時候，她還抱過我在她懷裏。現在她抱了一顆

破碎的心，嗚咽着，只向我哀求一件事情，只要我說一句真話，我能夠拒絕她嗎？我記得從前華出來進學校的時候，她還囑咐過我要我好好地替她照應華，免得華在外面會受人欺負。我每一次回家去，看見她，她總要對我說許多感謝的話，或者送我許多禮物。現在……燿，你想我還能夠平靜地對她說那些巧妙的謊話嗎？……我忘了我的話會給她一個打擊，我也不去想以後會有什麼結果，我忘了我自己。我說了，我把真話全說了……」他的眼淚突然迸出來，聲音也有些嘶啞了，一陣抽噎使他不能夠接着說下去。他的臉色變得很難看，不是可怕，而是可憐。這表示出來一個失了決斷力失了控制自己的力量的人的苦痛。

我的心因了同情又一次顫動了。苦痛還堆積在我的心上，現在更不斷地增加着。我怕我自己會燃燒起來。我睜着兩隻乾燥的眼睛望他，好像逼着在問：「以後呢？」

「她並沒有什麼意外的舉動，」宇歇了一會繼續說道。「她也不大聲哭。只是

她的身子抖得很厲害，幾乎使人疑心她要跌倒下去。她那兩隻淚眼帶了責備和悔恨望着我，聲音清晰地接連說：「我早就料到的。我早就料到的。我就心了這二十年，我以為可以免掉這一着了。誰知道依舊落得這一個結局。」她走到角落裏一把椅子旁邊就坐下來。一個人在那裏發出幾聲低微的似哭似笑的呻吟。

「我以為這打擊使她發了狂，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就慌張地走過去打算勸慰她。我走到她面前，她抬頭看我。她的臉上帶着深的苦痛的表情，但沒有一點瘋狂的痕跡，兩行眼淚從眼角沿着面頰流下來。她不等我開口就知道了我的意思。她苦痛地但很清楚地說：「你不用勸我。我完全明白。我早就料到的。她的性情和她父親很相像。我早就怕她會有這一着。所以我給她起了「若華」這名字，我不給她讀書，我只想教她學做針線，將來嫁個如意的丈夫，平平安安地過一輩子，也不枉我辛苦地培養她一場。可是我太愛她了。她又是一個那麼可愛的孩子。她三翻四覆地要我許她讀書，我到底拗不過她。她要做什麼事情，我都答應她。只怪我自己心腸太軟。要是

我不放她出來讀書，也許沒有今天的事情……你姨父，她父親……他的事情你不知道，我連若華也瞞着，不告訴她。他死在監牢裏，他在那裏面不到兩個月，受不過拷打便死了。那是宣統末年的事情。那時我肚裏懷了若華進牢裏去看他。他對我說他爲什麼要幹那種事情。他自己並不害怕，只是不忍拋棄我和那未來的孩子。他相信那一定是個男孩，他要我好好教養他，要他將來承繼父親的事業。我聽了他的話，無意間問了一句『要是生下來是女的呢？』他不高興地答道：『那麼將來隨便把她嫁個人就算了。』他死了以後再兩個月若華就出世了。我倒高興，我以爲既是女孩，我就可以把她保全了……誰知道現在連女兒也走上了她父親的路！

『她於是閉上了嘴，好像說了這許多話，就用盡了她的精力似地。她閉着眼睛頭靠在椅背上，微微地擺動着，顯得十分衰弱可憐。』

『我癡呆地望着她，我現在才完全明白了。我不能夠對她說一句勸慰的話，因爲我現在知道她看事情還比我清楚。她的話使我十分感動，但同時把我的最後一』

線希望也剷除了。我忽然覺得華的事情似乎是應該的，而且是無可挽救的。這和我自己得了一個死刑判決差不多。

「她忽然站起來，帶着溫和的眼光看我，嘆息似地說：『我不怪你，我完全不怪你。我是早就料到了的。我現在去睡了。』她顛巍巍地走出了房門。

「這一晚上她似乎整夜沒有睡覺。我時時聽見她的咳嗽聲，這聲音裏充滿着絕望的苦痛和孤寂。這聲音使我想起了她的慘苦的一生。在我的心裏除了我自己的悲痛而外，現在又加上了她的悲痛。我這晚也不能夠好好地睡覺。

「今天早晨我預備出門去，亭子間裏沒有聲音，我想她大概睡熟了。但是我走過那門口，她忽然開了門喚我，我便站住和她講話。她的臉色蒼白得可怕。她淡淡地對我說道：『我再等一天，明天下午要回去了。』她不再說別的話，也不等我回答，就馬上關了門。我站在樓梯上，遲疑着是不是還應該進去和她講話，忽然我聽見亭子間裏起了低微的哭聲。原來她在裏面哭了。我的心裏非常難受，不敢再驚動她，就急

急跑出來，到公司辦了事情，又奔走了幾個地方，纔到了你這裏。

「別人看見我都說我病了。你想想看，這兩天我怎麼能夠不病？這種生活我實在不能夠支持下去了。」

宇站起來，走到床前，一下子就睡倒下去，這些時候我都沒有看見他的臉色，他也不能夠看見我的。這房間早已落在黑暗裏了。我也不去扭燃電燈。爲的是這情形在黑暗裏也許更容易過一點。

我在書桌前面坐下來，這地方，就是宇剛纔坐的。現在他躺在床上不作聲了。

我們兩個就這樣地在黑暗裏過了許久。他沈重地呼吸着。我却漸漸地到了沒有思想，沒有感覺的地步。我的心裏空無一物，好像我已經死了。

宇最後站起來扭燃了電燈，對我說：「我走了。我得了消息會再來看你。你自己要小心。今天又有人要我勸你當心，你不要出街才好。」

他悄然地走了，撇了我一個人在房裏。



我聽清楚了他的話，我也打算依從他的，但是他走後不到一點鐘我就出去了。我的脚不許我安靜地留在房間裏。牠們要把我帶到我的心想忘記的地方去。

三

早晨我醒得很遲，太陽從窗戶照進來，屋子裏也有些溫暖了。昨晚在街上跑了一夜，回到家裏人還不很清醒。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什麼時候才睡熟的。

我彷彿記得從那個弄堂出來走不到一條街，我看見了一個女人，她的背影就和華的沒有兩樣。我跟在她後面跑了好幾條街，我幾次要叫出『華』這個名字，但是我的聲音嘶啞了，我自己明明知道這不能夠是華。同時我記起了字告訴我的話：華也許已經不在我們這世界上了。然而便是看見和華的背影相像的女人，也可以使我的心多少得點安慰。我的脚知道這個，牠們把我帶着跑了幾條街。於是在一個十字路口汽車攔住我的路，我失掉了那個女人。她和華一樣地在我的眼前消滅了。

我走了許多地方都找不到她的蹤跡。

這記憶在我的腦裏漸漸地清晰起來。我開着窗戶，讓陽光愛撫着我的頭，我重複地去經歷昨晚的情景，我甚至把那個女人當作真正的華。

但這個也不能夠長久地安慰我的心，苦痛和憤怒在我的心裏燃燒起來，我記起宇警告我的話，這更增加了我的苦惱。我不能夠過這種隱匿的生活，我不能夠爲了一點恐懼就躲藏起來，不做一點事情，讓無益的苦惱來消磨我的青年的生命。

我拚命抽煙，這也沒有用，這不能夠使我忘掉什麼。我讓灰色的煙霧把我包圍着，但那一對濃黑的大眼睛依舊透過煙霧而現在我的面前，我的耳邊時時響着那空虛的咳嗽聲。這些使我明白如果我不做一點事情，我自己就會被無益的苦惱折磨死的。這生活是零碎的自殺。

下午兩點鐘光景，宇來了。他的臉陰沈着，兩隻眼睛紅腫着，顯然是他不久以前纔哭過一場。我看見他的面容我並不驚訝，我好像是早就料到他會帶了這樣的面

容到我這裏來，而且也有些明白，他會對我說什麼樣的言語了。

我們交換了一瞥恐怖的眼光。他先開口了：

「我剛剛送了我姨母回去。開車的時候她沒哭，倒是我哭了。她好像抱了放棄她女兒的決心似的，她把她女兒的事情託付給我，她對我說任是怎樣大的打擊，她都可以默默地忍受。但是我看得清楚，她來這裏不過住了幾天就像在這裏生了一場大病。她咳嗽很厲害，臉瘦得不像樣。不知道爲什麼看見她這樣子，我就覺得我犯了大罪似的。所以我哭了……」他說到最後喉嚨裏響起來，他不能夠說下去，他在我的面前哭了。

我的心痛楚着，在我所經歷到的苦痛之上，他又給我添加了更多的苦痛。世界是這樣地寬闊，他却盡量地把苦痛堆在這房間裏。我等着他來，我等了許久，他却來對着我哭了。他的抽泣聲在我的絕望之上，添加了絕望，使我感到更難熬的心的壓迫。苦痛彷彿是沒有終局的。牆壁似乎也要倒塌下來，我掙扎，我忍不住憤怒地大

聲叫起來：

「爲什麼要哭？宇，你也學會哭了？連華的母親也不哭的。我問你從古時到現在有多少人哭過了？眼淚積起來已經成了大河，難道就缺少你一個人的眼淚？我問你這有過什麼效果？收拾起你的愚蠢的眼淚，我不要聽你哭！」

我並不是在對他說話，我並不想責備他，我是在對那包圍着我的苦痛說話。我忍受了好些日子，但現在忍受也到了終局的時候，我要昂然地抬起頭來把那些苦痛去掉。

宇驚恐地望着我，他似乎不知道我的心情，但他却把抽泣的聲音止住了。他揩拭了眼淚，過了半晌纔苦澀地對我說：「我不哭……我不哭……不過華是沒有。」他從懷裏摸出一方破爛的紙條給我。

我戰抖地把紙條一把搶過來。我的眼睛冒出火射在這一方揉縐了的破紙上面。是鉛筆寫的字跡：

「我沒有希望了，這事情似乎來得太快，不過也不是奇怪的；在這個年頭並沒有奇怪的事情。一切都是可能的，我心裏充滿着懷念。可是我並不後悔，而且我很快樂，我不會忘記你們。好好地看待我母親罷，她太愛我了，她恐怕受不住這個打擊，最好不要讓她一下就完全知道，慢慢地告訴她，你們不要忘記我，你們要小心……華。」

我反覆地讀着，直到每個字每句話在我的心上回響起來，我的心很明澈，就彷彿她站在我面前對我說話一般。

「送這個信來的人告訴我，她已經沒有了，」字的聲音像喪鐘似的在我的耳邊響着。「這消息我並沒有告訴我姨母，這一次我是瞞着她的。我不能夠違背華的意思。這是最後的一次了。」淚水又從他的眼裏迸出來，他的聲音又變成了抽泣。

他繼續抽泣着，這聲音雖是低微的，牠却響徹了這房間，使得屋裏的空氣完全變成悲哀的了。我剛纔得到的明澈的心境也被擾亂了。我心裏只響着一個聲音：『我充滿着懷念！』這是她的最後的聲音。但是我從什麼地方能夠找回她來，告訴她我也充滿着懷念呢？現在已經遲了。我和她中間已經隔着一個世界了。在苦痛之上增加了苦痛。在絕望之上增加了絕望。陽光也暗淡起來，天又現了快落雨的樣子。一切都是陰鬱的，苦惱的，沉悶的。不給我一點希望。宇的抽泣聲不停地在我的心上敲打着，那銳敏的針刺似的痛楚使我煩躁到快要發狂了。

我不能夠再忍受下去。我的腳顫得厲害，牠要第一個反抗了。不管宇和別的朋友警告過我的話，不怕我也會得着華那樣的命運，我不再躲在房間裏過隱匿的生活了。我要出去做一點事情，免得到了太遲的時候。

『宇，我們走罷，到信那裏去！』我忽然下了決心命令似地說。

『但是下雨了，』宇驚疑地望着我低聲說，一面在揩拭眼睛。

音。

我朝窗戶那面看，一些雨點正向那玻璃窗飄來，無力的貼在玻璃上面沒有聲

我殘酷地微笑了。我堅決地昂然答道：「這樣的雨算得什麼。我們走！」

此  
页  
空  
白



## 窗下

敏，我現在又嘮嘮叨叨地給你寫信了。我到了這城市已經有兩個多月。這中間我給你寫了五封信。可是信寄出後就等於石子被擲在水裏，除去起了那水圈似的希望而外，便沒有一點回音。你難道把我忘記了？還是你遇着了別的意外事情？你固然很忙，但無論如何你得給我一個信息，哪怕是幾個字也可以，或者不然就托一個朋友來傳幾句話。你不能就這樣渺無音信地撇棄了我，讓我孤另另住在這個陌生的大城市裏。你知道我是一個有着怎樣的性情的人。你知道這樣一種生活在我的精神上會生出什麼樣的影響，那麼你爲什麼儘管默默地看着我受這些折磨呢？

我還記得兩個多月前我離開你的時候。月台上人聲嘈雜着，我們躲在車廂的一角，埋着頭低聲談話，不給別人注意。直到火車快開動了，你纔匆忙地走下去。你還

走在車窗下對我笑了笑，又一揮手，就被火車拋撇在後面了。你不曾追上來多看我幾眼，我也沒有把頭伸出窗外。我只是埋着頭默默地回想你方纔說的幾句話：『到了那裏去，你也許會感到寂寞的。你要好好地照應你自己，你也該學點忍耐……我就怕你那脾氣，你起了衝動的時候，你連什麼事情都不顧了……』

你看，現在我也能夠忍耐了。我居然在這個陌生的地方，在這個寂寞的房間裏住了兩個多月，而且還不知道以後更要住多久。這其間我也曾起過種種的衝動，但都依着你的勸告一一的抑制下去了。這些時候我很少到外面去，每天我就坐在一張破舊的寫字台前面，翻閱我帶在身邊的幾本舊書，和每日的報紙。等到我的腰有些酸痛時，我纔站起來，在房裏默默地踱一會。這樣的閒踱有時使我自己也覺得單調可怕，我的心漸漸地像被一陣火燠炙似的痛癢起來，我昂起頭大大地吐一口氣，我跨着大步正要走出房門，但你的話忽然又在我的耳邊響了。我便屈服似地回到寫字台前面默默地坐下，繼續翻閱書本和報紙。直到朋友家的娘姨給我送晚飯來，

我纔明白這一天又平淡地過去了。

我常常坐在窗前給你寫信，當我覺得最寂寞的時候或者當那火在我心裏燃燒起來的時候，我就給你寫信。我的寫字台放在窗前，窗臺很低，我一側頭便可以看見窗外的景物，上面是一段天空，藍天下是土紅色的屋頂，淡黃色的牆壁，紅色的門，牆壁上一株牽牛花沿着玻璃窗直爬到露臺上面。門前橫着一條清潔幽靜的巷子。這是對面的房屋，和我住的弄堂中間隔了一堵矮牆。越過這矮牆便是我的窗下，這也是一條巷子，但比起矮牆那面的却是窄狹而污穢了。牆邊有時還積着污水和腐爛的果皮和菜蔬。

這一帶街市都不是熱鬧的，近幾天來，經過一次集團搬家以後更是冷靜了。白天還有遠處的市聲送來，街中也有車輛駛過，但聲音都不十分響亮。一入了夜，一切都似乎進了睡鄉。只偶爾有一輛載重的兵車隆隆地駛過，或者一個小孩的哭聲來打破夜的沈寂。平常傍晚時分總有幾個鄰近人家的小孩帶着笑聲在我窗下跑過，

或者就在前面弄堂裏遊戲。他們的清脆的，柔和的笑聲不時飛進我的房裏來，那時我就會停止做我的事情，凝神地傾聽他們的聲音。我想從那些聲音裏分辨出每個小孩的面貌，而在我的腦裏繪出一幅一幅的圖畫，彷彿我自己就置身在這圖畫中而忘了我這寂寞冷靜的房間。

如今連這些笑聲也沒有了。在這幾天裏面這周圍似乎驟然少去了許多人。這周圍的生活也起了改變。甚至那個說着古怪的方言的娘姨送飯來時也帶了嚴肅而畏怯的面容吃力地向我報告一些消息。我似懂非懂地把她的話全部吞下了。其實報紙上載的比她說的更清楚。但我依舊沒有方法改變我的生活。

這裏一個多月沒有下雨了，一連幾個晚上月色都很好。敏，你知道我是喜歡月夜的。倘若在前幾個月我一定會跑到外面去，在街上走走。或者到一個清靜的地方坐坐。但是現在我却沒有這種心思，而且外面全是些陌生的街道，我又沒有一個可以和我同去散步的朋友。所以我依舊默默地坐在寫字檯前面，癡癡地望着那攤開

的書本。時間偷偷地從開着的窗戶飛出去，我一點也不會覺得。只有空氣是愈過愈靜，愈涼了。

『玲子，玲子，』在下面忽然起了一個男子的低微的喚聲。

我驚訝地掉頭往窗外看去。我的眼前一陣清亮。越過矮牆那條水門汀的巷子靜靜地躺在月光下面。一個黑影子撲在門上。

聲音是我熟習的，影子也是我熟習的。穿着灰布長衫的青年男子到這地方來，並不是第一次。

『玲子，玲子，』那個年青人用了戰抖而急促的聲音繼續喚着。他走下石階到牆邊輕輕去叩玻璃窗。

房裏有了一點聲音，窗戶呀的一響開了半扇，一個黑髮蓬鬆的頭探了出來，接着是女人的聲音着急地說：

『你——你，我叫你晚上不要來。外面情形不好，你怎麼又跑來了？』

『你開開門，出來，我跟你說幾句話。』男子催促地說，但他的聲音裏含了點喜悅，好像見了那少女的面貌他的心得了點安慰似的。

『你快說，快說！你快點走，等一會兒會給我爹碰見的！』女的不去開門，却把頭更伸出一點，仍帶點畏怯的聲音說話。一陣微風吹過，牽牛花的籐子跟着風飄舞。幾片綠葉拂到她的濃髮上。

『你快點出來說。我說完就走，不會給你爹看見的。』男子固執地央求說。

女的不再爭執了，就把頭縮回去，關上了窗戶，很快地開了門出來，站在門檻上。男的一看見她，便馬上撲過去抓起她的一隻膀子。

女的把身子一扭掙開了，也不說什麼抱怨的話，却只顧催促道：『你快說！快說！我爹跟東家就要回來了。』

『你爲什麼怕見我？難道你真的相信了你爹的話？』男子驚疑地說，他低低乾咳兩聲。

『你不要故意說話來氣我。我怕我爹會碰見你。我爹要曉得你還常常來，他定規會想方法對付你的。』女的畏怯地回答道。男子還沒有答話，她又關心地接着說：『這樣晚你還跑來做什麼？你的身子又不好，你又在咳嗽。』

女的依舊站在門檻上，男子背靠在門前牆邊。等女的閉了口他便氣憤地說：『這我倒不怕。你爹太豈有此理。從前我們在鄉下的時候，他待我很好。那時我們在一起，他沒有說過一句話。現在他在你東家這裏很得意，就連我的面也不要見了。其實我在小學堂裏教書掙來的錢也可以養活自己，就跟他女兒來往，也不算場他的。況且他的行徑就不是什麼高尙的。』

女的伸過手去把他的一隻手捏住，溫和地說：『我爹是個糊塗人。他只聽東家的話，東家說什麼好，就是什麼好。我爹說你們是壞人，說你們專教小孩子反對什麼「友邦」，又說你們鼓動小學生抗這抗那的。』

『這一定是你東家的意思。你爹真是個漢奸！』男子擺脫了女子的手氣沖沖

地插嘴說。「你難道也相信我是個壞人？」

女的望着男子憂戚地微笑了，她溫柔地答道：「我當然不跟他一般見識。我相信你是好人。不過我爹完全跟着東家一鼻孔出氣的。他說過他看見你領着小學生遊行，喊什麼口號。他恨你，他說你是個亂黨，你跑到此地來看我，是很危險的。我很不放心。」

「我不怕。我不相信他會害我！」男子依舊忿忿地說，他接連乾咳了幾聲。他把一隻手按住胸膛喘息着。

「你看，你的病還沒有好，你又要生氣，你也該好好地養息養息。你還在吃藥嗎？」女的憐惜地說。

「近來倒好了一點。好些時候不吐血了。咳嗽也不多，近來隨便吃點補藥。我想大概不要緊，」男子溫和地答道。

「我看你千萬不可大意。你也該當心點。現在時候很晚了，你還是早點回去。」



吧，」女子柔情地勸道。

這時候，從巷子的另一端送過來皮鞋的聲音，在靜夜裏聽來很是響亮。

「好，我走了，」男子慌張地說，就伸手去握了女子的一隻手，不即刻放開，一面還繼續說：「我也就因為這兩天外面謠言很多，我很耽心你，纔特地跑來看看。你要早早的打定主意。你從你爹那里聽到什麼消息嗎？」

女的微微地搖頭，一面回答道：「我爹什麼話也沒對我說。他整天跟着東家在外面跑。他從來不給我講那些話。你不要耽心我。這兩天情形不好，你自己常常跑到此地來，倒要當心在半路上出毛病，冤枉吃……」她沒有把話說完，外面遠遠地響起了汽車的喇叭聲，她慌忙掙脫了手，急急說：「你快走，東家回來了。」

「玲子，我走了，我明晚上再來看你，」男子下了決心似地說道，就轉身沿着這巷子大步走去。

「明晚上你不要來，」玲子還跑下石階揮手囑咐道。但他好像沒有聽見似的，

連頭也不回逕自往外面走了。

這女郎還在門前牆邊站立了一會，她倚着牆壁仰起頭看天空。清冷的月光沒遮攔地照在她的臉上，風把她的飄蓬的濃髮吹得微微飄舞。她的並不美麗的圓臉這時突然顯得十分明亮了。那一對不大不小的眼睛裏充滿着月光。我靜靜地注目看，我不能夠看見她的黑眼珠。原來那眼眶裏包了一腔淚水。

並沒有汽車進這巷子來，喇叭聲早消失在遠方去了。顯然那女郎方纔的推測是錯誤的。這清靜的巷子比在任何時候都更靜寂。地上是銀白色的。紅色的門，淺黃色的牆，配上她那身白底藍條子布的衫褲。在玻璃窗旁邊還有一株綠色的牽牛，在晚風裏微微舞動牠的柔軟的腰肢。這是一幅靜的，美麗的，幻想的圖畫。我不覺癡癡地望着牠。我忘了我的房間。我彷彿覺得我在另外一個世界裏面了。

那女孩忽然猛省似地嘆了一口氣，便走上石階，推開門進去了，那扇深紅色的木門關住了裏面的一切。牆壁上那株牽牛依舊臨風舞動，而且還時時發出低微的

嘆息。

空氣是愈過愈靜而且愈涼了。房間裏漸漸地生了寒氣。我的背上忽然寒冷起來。遠遠地起了火車頭的叫聲，接着是那喘氣似的車輪的響動。我知道我這一天坐了夠多的時候了。我便站起來，闔了書，伸一個懶腰。就在這時候一輛汽車駛了進那水門汀的巷子裏來。車子在牽牛花旁邊停住了。車夫下來打開車門，一個豔裝的中年婦人，和兩個中年男子從車上走出來，三個都穿着西裝，我認識他們的面貌。汽車往外面開走了。

「玲子！玲子！」那個圓臉無鬚的胖子大聲叫着，一面用手在門上捶了兩下，這人就是玲子的父親。玲子即刻在房裏答應起來，她開了門。她的父親恭敬地灣着腰讓東家夫婦走進裏面，然後跟着進去。門又緊緊地關上了。他們在房裏大聲談話。但說的是異邦的語言。我全然不明白牠的意義。

敏，我告訴你，這玲子和她的父親，還有那小學教員，還有那東家夫婦，這些人都熟習。我並不曾和他們談過一句話。但我這邊兩扇窗戶告訴了我種種的事情。倘使我的小小的房間就是我的世界，那麼除了我這邊的兩三個朋友外，他們便是我的世界中的主要人物了。他們每天在我的眼前經過，使我的靜寂的世界裏有了一點點綴。所以他們的言語動作有時候會深印在我的被這兩個多月來的生活弄成遲鈍了的腦筋裏。

小學教員第一次到這裏來是在一個黃昏。那時我還不知道他的職業。玲子的父親一早就出去了。東家是下午回家以後又帶了太太一道坐汽車出去的。玲子站在門前。這家裏就只有她一個人。東家夫婦似乎就沒有小孩，也沒有別的親族。他們去了不多久，玲子正在窗下伸手到牽牛花籐子上去摘那剛剛開放的紫色花朵。一個人影輕輕飄到了她的身邊，接着是一個喜悅的呼喚聲：『玲子。』

我看見那個天真的少女掉過頭，滿臉喜色地接連說道：『你——你！』

『你看，我果然來了。我答應你，我決不失信的。』男子驚喜地說。  
玲子不說什麼話。她把身子倚在牽牛籐上，夢幻似地打量着他。

『玲子，你老看我做什麼？你難道還認不得我？』男子微笑地說。

那張被濃黑的頭髮蓋着的圓臉上露了一個天真的微笑。她說話了：『我看你今天氣色好多了。』

『真的？近來我自己也覺得好多了。』男子欣喜地答道。他把聲音放低了些問：『你爹跟你東家一道出去的嗎？他們什麼時候才回來？』

『我爹先出去。他們今天最早也要十一二點鐘才回來。你多坐坐，不會碰見他們的，』女的低聲回答。

『玲子，我說，我——我看你還是早點打定主意，在此地做事情終歸不是好事，』男子說話的聲音更低了些，但我那注意傾聽的耳朵還能夠抓住話語的大意。  
『你那東家不是個正當的商人。你爹簡直是個……』我想他接着一定會說出某

某兩個字，但他却突然停住了，另外說了一句：『他現在簡直忘了本了。』

『你當心點，不要瞎說。會給人聽見的，』女的變了臉色驚懼地阻止道。過後她皺起眉頭憂鬱地說：『我爹決不肯放我走的，我有什麼辦法？我也明白在此地做事情不好，東家不是個好東家。他們那種古怪脾氣也叫人夠受。可是我爹說過他將來還要帶我到東家那邊去！我真有點害怕……』

男子着急起來，他忽然揚起聲音決斷似地說：『那麼你還癡心跟着你爹做什麼？我恐怕他將來真會帶你到那邊去，他會入那邊的籍做那邊的人。難道你肯跟着他去當——？』他似乎要說出先前突然嚇住了的那兩個字，可是一陣皮鞋的聲音打岔了他。三個混血種的青年男女帶笑地說着英國話走過來。

『我們進去坐坐，』女的看見人來猝然吃了一驚，就輕輕地拉了一下男子的衣袖，兩人走上石階推開門進去了。那扇深紅色的木門關住了他們的影子和言語。

我依舊坐在窗前。寫字台上的書本和別的東西全都漸漸地隱沒入陰暗裏去。

了。我並不想看見燈光。我讓電燈泡板着牠的冷面孔。我把身子俯在窗台上，靜靜地望着下面清靜的巷子。空氣似乎凝住不動，讓黃昏慢慢地化入了夜。燈光從那房間的玻璃窗裏射出來。我聽不見什麼聲音。但是突然從鄰近的房裏響起了西方女性的歌聲，有人在開無線電收音機了。

過了好些時候，紅色的木門開了，一個影子閃出來，就是那個男子。被稱爲「玲子」的少女跟着在門檻上出現了。男子急急往外面走去。玲子却倚着門框默默地看望他的背影。

以後那男子還來過兩次。有一次是在早晨。玲子的父親和男東家剛出門不久，女東家似乎還在睡覺，男子匆忙地在隔壁門前和玲子耳語了片刻，便走了。我聽不見他們在說些什麼。

另一次還是在傍晚那男子來了。他們兩人在門前談了半個多鐘頭。從這次

的談話我纔知道男子是在小學校裏教書，他患着肺病，而且在這都市裏沒有一個親人；我也知道一點玲子的父親和東家的關係。

以後許多天都沒有看見那個男人的影子。玲子有時候也出外去的。我看見過兩次她急急地從外面走回來，都是在傍晚。其實也許不只這兩次。我的眼睛有時候也會看漏的。

這人家還有一個娘姨。不過每天晚飯後我就看見她回家去。有時她白天也似乎不在這裏。究竟她是在怎樣的條件下被雇用的，我的眼睛和耳朵却不能夠幫忙。我去探聽了。

男東家永遠板着面孔，在鼻子下面留着一撮黑鬍子，短小的身上穿着整齊的西裝。女東家永遠是濃裝豔服，連頸項上也抹了那麼厚的白粉。那個圓臉無鬚的玲子的父親永遠帶着諂諛的微笑。

有一次在晚上玲子的父親一個人先回來了。這一對父女起初平靜地在樓上



房間裏談話。後來我就聽見了玲子的哭泣和她父親的罵詈。我聽不出來他們是爲了什麼事情在爭吵。他們好像在講那個小學教員的事，又似乎在講別的事。我彷彿聽見他厲聲說着不許她再偷偷出去或者到什麼地方去的話。

這哭聲和罵詈並沒有繼續多久，後來父親和女兒似乎又和解了。樓上露台前兩扇玻璃門緊緊閉着。玻璃上面蓋着花布窗帷。我的眼睛就只能夠看見這一點。

但是第二天夜裏八點鐘光景玲子一個人悄悄地跑出去了。大約過了一個鐘頭我纔看見她站在石階上摸出鑰匙去開門。水似的月光軟軟地沖洗着她那苗條的身子。

再過一天那個小學教員來了，就是我在前面敘說過的，敲着玻璃窗低喚『玲子』的那一次。

「敵，你看，我現在變得多了。這些事情在從前我決不會注意的。但是如今我却這

麼貪婪地想去知道牠們。而且我可以靜靜地在窗前站或坐幾個鐘頭，忘掉了自己，而活在別人的細瑣的悲歡裏面。你看，我真的學會忍耐了。我居然冷靜地伏在案頭寫了這麼長的信，告訴你這些瑣碎的事情。我爲什麼要拿這些來耽誤你的繁忙的工作呢？

敏，我是告訴你：我已經學會忍耐了，我已經學會忍耐了！忍耐了！忍耐了！

「今天聽說外面情形很不好，住在這一帶的人都往別處搬，你還跑到此地來？你膽子真大。」又是玲子的聲音。

「有你在此地，我怎麼放得下心！外面情形真的不好，不一定全是謠言。你應該早早的打定主意。」小學教員焦慮地說。

時候是傍晚。兩個東家都出去了。是玲子一個人在家裏。這一天從早晨起就不見太陽。天空帶着愁眉苦臉的樣子。憂鬱的暗灰色的雲愈積愈多，像要落雨，但始

終不見落下一滴淚水。空氣很沉重，也沒有一點風，在我這邊隔壁人家連床也搬走了。娘姨送晚飯來時告訴我鄰近幾家的主人昨晚都在旅館裏睡覺。我還不大瞭解她的方言，但大意我却懂得。

「女東家要回那邊去了。爹一定要我跟她去。你說我還打什麼主意？」玲子的聲音顫動着。聲音不高，但這個我已經聽慣了。我掉頭去看下面那巷子。玲子站在牽牛籐旁邊。那男子挨着窗台。

「你跟她去？你爲什麼要跟她去？你又不是把身子賣了給他們的！」男子氣憤地說，但聲音也不高。話剛完，他咳了兩聲嗽。

玲子關心地望着半晌，纔畏怯地說：「我爹跟他們商量好的。東家說此地不能住下去了，中國人壞得很，萬一打起仗來會亂殺人。女東家怕得很，她不肯在此地住下去。她就要回到他們那邊去。我爹也說一定要打仗。中國人打不贏，自然就會亂來……」

「難道你爹就不是中國人？玲子，你是明白的，你一定不會相信他這種話……」

那個男子似乎咬牙切齒地說。這時候一種火似的情感猛然從我的心底冒上來。我的注意滑開了。我聽漏了幾個重要的字，我只得用了黑點來代替他們。等我再用心去聽他們談話時，送進我耳裏來的就只是一陣被壓抑住的乾咳。

「你剛剛好一點，又生氣了。咳起來也怪難受的。」她的聲音裏交織着好幾種情感，連我的心也被感動了。

「玲子，你得馬上打定主意跟我走。你跟你女東家到那邊去，不會有好處，跟着你爹那種人過活，不會有好處，不過白白害了你自己。」男子半勸告半央求地說。他把身子從窗台移開，挨近她，差不多就在她的耳邊說話。

「你——你怎麼辦？」玲子埋着頭不回答，却關切地問。

「我？我也是一個中國人。我怎麼辦？你問你東家，你問你爹，他們知道的！」男子忽然提高聲音堅決地答道。

「你小聲點；怕給人聽見的。我怕，我怕得很。你說真的會打仗嗎？」玲子略略抓住男人的膀子，驚惶地低聲問。

「你還是問你爹，問你東家吧。他們比我更知道。」男子冷淡似地答道，過後又換了語調問：「你女東家什麼時候動身？」

「我不曉得。多半還要等幾天。他們做事總是鬼鬼祟祟的。我真不要到那邊去。可是我又怕我爹。」

「你怕他做什麼？有我在。你打定主意明天就逃到我那裏去，你跟我走。」男子的後面兩句話是用很低微的聲音說出來的。我沒有把字眼聽準。但我猜到了那意思。

「我怕我爹，他會害……」玲子遲疑了一下，她用了和嗚咽相似的聲音說。但剛說到「害」字，她忽然變了臉色，好像看見了什麼可怕的东西似的，一把推開那男子，慌惶地急急說：「東家來了。你快走下回來吧。」

男子吃驚地回頭一看，連忙說了一句：『我明晚再來，』就轉身往外面走去，這時玲子已經跑上了石階。

女東家捧了許多紙包坐着人力車回來了。玲子推開門，又把紙包接過來，等着主人下車，然後跟着往房裏去了。

樓下房裏有了燈光，過後樓上房裏也有了燈光。露台前的玻璃門依舊緊緊關閉着。沒有人來拉起那花布窗帷。

風在我的窗前吹過了。一些細小的聲音開始打破了沉悶的空氣。聲音漸漸大起來。雨畢竟落下來了。

我關了窗戶。我不去聽外面的聲音，也不看那花布窗帷。我看書，我寫信，我把我的心從窗下那條巷子裏收回來。我做我自己的事情。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對面房間裏的燈光似乎整夜都燃着。半夜我從睡夢中醒來時，還聽見搬東西聲，說話聲，女人的低聲哭泣，和男人的責罵。但是

我太瞌睡了

早晨，我醒得很遲。陽光燦爛地照在露台上。牽牛花的綠葉在微風裏顫動，我在床上聽見牆外巷子裏汽車的聲音。等我走到窗前去時，玲子剛剛俯下頭進汽車去。她的臉在我的眼前一晃。這匆匆的一瞥使我看清楚了那少女臉上的表情。天真的微笑是失去了。除了一對紅腫的眼睛外，就只有憔悴的暗黃色。

汽車很快地開走了。留下來的是那孤寂的巷子。我把兩隻膀子壓在窗台上，癡癡地望着下面。那裏並沒有什麼可看的景象。但三個混血種的男女哼着流行的英文歌曲走過了。

藍的天空，土紅色的屋頂，淺黃色的牆壁，圍着鐵欄干的露台，紅色的門，這些和平時並沒有兩樣，而且還被朝陽添了不少的光彩。一個面孔在陽光裏現出來，又一個面孔在陽光裏現出來。彷彿有兩個人站在窗前牽牛花旁邊低聲講話……我的

眼睛花了。

「我明晚再來。」

這句話並不是對我說的，但如今却清朗地在我的耳邊反覆地響了。

那火一般的情感忽然在我的心上升起來。好像是陽光在我的心上點了一把火似的。

敏，我又來和你談話了。你看我又告訴了許多事情。現在我似乎應該擱筆了。我爲什麼拿這些事情來攪擾你呢？而且我翻看寫了的二十張信箋，連我自己的心也被那些話攪亂了。我讀了「忍耐，」「忍耐，」「忍耐，」這些重複的字，我看了那幾個驚嘆符號，我對我自己也——

噓，一個影子在我的眼前掠過。這兩個多月來的孤寂的生活倒把我的眼睛和耳朵訓練得很銳敏了。我不用掉頭就知道是那個小學教員來了。



敏，這一次你猜我怎麼辦？我還是像平常那樣連忙把頭掉過去看那紅色的門和那牽牛花麼？我在前面不是明白地說過我能夠忍耐。而且我能夠冷靜地傍觀着別人的悲歡麼？

但是這一次我却不能夠忍耐了。我聽見喚『玲子』的聲音，我突然失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一下子就把頭俯在寫字台上。我不願意再看見什麼。

然而我的耳朵是能夠聽見的。他喚了幾聲『玲子』，敲了幾次玻璃窗。過後他在水門汀地上走來走去。他乾咳了幾聲，後來又去敲門。

一個人的皮鞋聲自遠而近。於是另一個男子大聲不客氣地說：

『沒人。通統走了。』

『我找玲子，』小學教員訥訥地說。

『給你說通統走了！今朝弗會回來！』看弄堂的巡捕粗暴地嚷起來。接着我又聽見皮鞋聲由近而遠。

語。

「玲子，」小學教員忽然低低喚了這一聲。過了半晌他還在那裏低聲自言自

「我知道你會跟他們走的。你太——」

我等着聽這下面的話。但是他却猝然閉了嘴走了，我聽見他的急促的腳步聲。這些又是我所料不到的。

敏，我不再寫下去了。我最後還是告訴你：我不能忍耐了，我不能忍耐了！

我很失悔昨天晚上爲什麼不跟着出去追他。但是我現在要出去找尋他。我相信在那個小學裏一定可以把他找到的。我有許多話要問他……

海風微微地吹過島上，把日裏剩下的熱氣全吹走了。夜晚是很靜寂的。全個島落在一層柔軟的黑暗的網裏。只有深藍色的天空中閃耀着無數的明星，這裏的星似乎比在別地方都明亮。人們常常這樣說：白天是太陽使這個島特別光亮，夜裏是星子使這個島特別燦爛。

燈光漸次地滅了。一些建築稀落的聳立在黑暗裏，被茂盛的樹木掩護着。路是幾條螺旋形的山路，交纏着，從巖石般的山頂上蜿蜒地伸下來，到了下面的一層便是比較熱鬧的街市，這時沿街的商店已經大半關了門。路再伸出去，那外面一層，靠

着碼頭一帶，便是幾家旅館，都是些三層的樓房，從那些新式窗戶裏射出來較多的燈光在海面上。

海上是一片黑暗。海水似乎靜靜地睡了。一二十隻空的小船連接地泊在這些建築的下面。碼頭上只有幾盞冷清清的電燈光照着那空闊的微溼的石板路。幾個舟子把船靠在岸邊，自己坐在船頭打盹，等候着深夜過海的客人。

平靜的海面忽然微微動起來，濺水聲和搖櫓聲從遠處逼近了。一隻小船一搖一擺地向着碼頭駛來。先前寂寞地打盹的舟子都帶了興味地向那邊望着。他們的船也跟着海水一偏一斜地在動，直到來船逼近，那舟子打起了招呼，他們便起來，把船撥開一點。給來船讓了一條路，使牠在石板路旁邊停住了。一個戴白通帽的長身材的青年客人從船上大步走上岸。他把托在手腕上的學生服穿在身上，一面扣着鈕子，默默地彎進了裏面的街道。

碼頭旁邊那家較大的旅館的二樓上，兩扇靠左的通洋臺的玻璃門突然開了。

接着洋臺上現了一個半身的人影，這也是一個青年，穿了一件翻領襯衫，披着一頭亂髮，有一張略帶青黃色的長臉。

這青年把身子倚着洋臺的欄杆，擡起眼睛望望天空，又埋下頭看看海，然後再仰頭去看天。他把那許多星子望了一會，他覺得他和牠們十分熟習，便親切地自語道：『這些星全沒有改變，只是更明亮一點。』剛說完這話他就覺得一種感情猛烈地從心底升了起來，他望着星，不覺低低喚出了一個人的名字，他把手用力壓着那欄杆的冷酷的水門汀扶手，他覺得他的眼睛潤溼了，他想忍住那眼淚。他沒有聽見外面的叩門聲。直到房門開了，一個人的脚步聲在房裏響起來時，他纔略帶點驚訝地掉轉身子。

來的就是剛纔過海來的那個青年，白通帽還拿在手裏，三角形的臉上帶着快樂的微笑。兩個人對望了片刻，最後還是主人跑了過去一把握着客人的手，緊緊握了一會兒，纔斷續地說：

『家楨……你居然……來了！我等了……這許久……我到處找你……打聽你的消息……』

他這時高興得又快要流淚了。他慢慢地鬆了手。

叫做家楨的客人雖也很高興，卻不十分激動，這時便平靜地回答道：

『我早就想來看你。你的信是接到了的，而且你到這里來，報上也登載過消息。……志良，你現在是文學家了。』

家楨的最後一句話像針似的在志良的腦裏刺了一下，他把眉頭微微一皺，他不知道家楨是否有意把牠說出來的。但看見家楨的臉上帶着平靜的微笑，不像有一點惡意，他便靜下心來，責備似地笑着說：

『你真正豈有此理！一見面就挖苦我。我想過了這幾年你也該寬恕我了。』

『我挖苦你？你不是一個名人嗎？』家楨好意地哂笑起來。他把右手在志良的肩頭拍了兩下，親切地望着志良，用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對年青朋友說話的神氣繼

續說道：『你並沒有什麼大改變，人稍微瘦了一點，額上多了兩條皺紋。我常常聽到人說起你，我也讀過你寫的東西……我很奇怪你會寫出那樣的東西……』

志良聽見家楨提起他的作品，就不自主地馬上紅了臉，連忙打斷家楨的話頭說：『不要只圖說話。我們先坐下再說。在洋臺上坐，好不好？』他不等家楨回答就端了一把椅子到外面去。家楨看見這情形，便放下帽子，也幫着再端了一把椅子放在洋臺上。

兩人在洋臺上坐了。兩人都覺得有許多話要說，一時卻不知道從何處說起，就把眼睛擡起去看對面。對面只是黑黝黝的幾個荒島的影子，那個熱鬧的都市從這里是看不見的。海上很靜。他們又抬起眼睛去看天，天空却不曾休息，每個星都在飛動。那一天的星子繫住了他們的眼光。

家楨先把眼光埋下來看他的朋友的帶了幻夢的表情的臉，一面平靜地問道：『志良，你在想什麼？你從前似乎不會有過這樣子。』

志良略略現出驚訝的表情，埋下頭看了家楨一眼，又把眼光掉開去，淡淡地說：『我沒有想什麼。』過後他又掉過臉看家楨，換了語調說：『你們也太狠心了。這幾年爲什麼連信息也不給我一個？我知道你們很忙，但是寫幾個字也花不了什麼工夫。』

家楨誠實地微微笑了，他依舊平靜地答道：『你固然說得不錯。然而我們就通個信息，又有什麼用處？我們的環境不同了。這幾年來你一天一天地往上面爬。我還是從前那樣子……』家楨的話都是無心地說出來的，卻很使志良的心發痛，他覺得每一句話都是在刺他，他不能忍耐地聽下去，他想起從前的事情心裏還有些難過，就打岔道：

『家楨，你不應該說這樣的話，從前的一切我都記得很清楚，這幾年我就沒有忘記過你們，只是你們把我忘在腦後了。我寫過好幾封信你們都不理我。』

家楨似乎知道了志良的心理，便帶着誠實的微笑分辯道：『我們何曾就把你



忘掉過？我們時時都記起你的。而且你是不容易被人忘掉的。刊物上常常有你的文章，我們也常常聽見人談起你的名字……」他接着連忙說一句解釋的話：「你不要誤會我又在挖苦你，我說的是真話。」

「名字……文章，這些有什麼用處？」志良接口自語似地嘆息說，他的面容微微陰暗一下。他不願意把這時的臉色給家楨看見，便掉頭去看天空的星，他的心顫動得很厲害，他沒法使牠平靜。最後他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他忍不住猛然轉過頭去問道：「家楨，你說秋星現在怎樣了她好嗎？」

家楨聽見志良的顫抖的聲音，看見志良的激動的表情，起初有點驚訝，但過後也就明白了。他知道志良從前和秋星也很要好。他以為志良已經把秋星忘掉了，現在看見志良的神情，知道她的影象還在攪動志良的心，他覺得很窘，想告訴志良一件事，但又不得對志良起了一點同情，便不忍多說話，只是安慰似地說：「她很好，我們常常在一起的。其實你還記着她幹什麼？」他對志良溫和地笑了一笑，但他

自己覺得這笑容是很勉強的。

志良不作聲了，他默默地望了望天空，過了一會忽然半吞半吐地說：『家楨，你可以帶我去看她嗎？』他並不掉頭去看家楨，他想裝出平靜的樣子，然而聲音的顫抖洩漏出了他內心的激動。

『這有什麼不可以。』家楨覺得有點難於回答，便勉強笑了一下。『不過我想你最好還是不要去看她。你看了她於你於她都沒有什麼好處。』

志良失了鎮靜，他掉過頭用祈求的眼光看家楨，忘了自己似地興奮地說：『你一定要帶我去看她。我一定要看她，我有許多話要和她說。你知道我跑到這里來就是爲着來找尋她。』他兩眼光閃閃地望着家楨，急切地等候着家楨的回答。

家楨憐憫似地望着志良，略一遲疑，便溫和地安慰道：『不要着急，她會來看你。』他站起來帶着沈思的樣子走了兩步，掉轉身子，背向着海和天，身子靠在欄杆上面，充分地顯出了他的身子的長度。

「她會來看我？」志良驚喜地問道。他激動地望着家楨的帶了溫和的表情的臉，他還不能夠馬上就相信那句話。「她在什麼地方？她現在在什麼地方？」他接連地問着。

家楨把臉掉向外面看了看，立刻掉回來，咬了咬嘴皮，捺住感情淡漠似地說：「她就在對岸，我和她一起來的。」

「那麼她爲什麼不和你一道來？」志良覺得心裏一陣暖熱，彷彿那顆心就要從胸膛裏跳出來，他不能夠再控制他的聲音，讓牠猛烈地顫抖着，幾乎使他變成口吃了。「她讀到我的那些信嗎？」

「她全讀過了。」家楨平靜地點點頭。過後他慢慢地解釋說：「她在那邊有事情。所以讓我一個人來看你。她也許明後天會來看你，她一定會來的。」

志良滿意地躺在椅子上，他的激動的紅臉露了光彩，而微微地笑了。他沒有注意到家楨的從上面射下來的沈重的眼光。他的眼睛夢幻地望着海和天，其實都不

是，他所看見的是他的過去和她的過去。忽然他醒過來了，他帶笑地絮絮地問家楨：「她沒有改變罷？我還記得她那樣子：那張孩子般新鮮的橢圓臉，那一雙鳳眼，那兩道細眉，那一個玉石鑿成的鼻子，那一張小嘴，說起話來，是那麽明白、清脆。」他極力在回憶中描繪秋星的面貌。「你還記得罷，因為她身材苗條，腰身很細，我們常常和她開玩笑，叫她做馬蜂……」

家楨靜靜地聽着志良的話。他幾次想笑，又想大聲嘆息，都極力忍住了。最後他聽到「馬蜂」兩個字就忍不住笑出聲來。他用笑來掩飾心裏的複雜的感情，一面還說：「這叫做三句話不離本行。你又在寫小說了，你應該把這些話留給你的讀者聽。」他便轉過身子去看海，海平靜地躺在他的下面，沒有一點波浪。碼頭邊起了一陣少女的笑聲，三個像是賣藝的女郎穿着三種顏色的短衫長褲，從划子走上岸來，三個人揮舞着綢傘，有說有笑地往裏面走去了。家楨憂鬱地笑了笑，使轉過身子去看志良。

家楨的話並不會使志良掃興，他還在腦裏描繪未來的景象。他是一個小說家，他知道怎麼創造背景和創造故事，他這時候甚至爲自己創造了一個未來的生活，並不去管這是否有實現的可能。他看見家楨轉過身子來看他，便得意地說：『我知道她會來的。』

家楨看見這情形，他的心被攪亂了。他知道志良的希望，這是他初來這裏時所不會料想到的。他相信志良的快樂是真誠的，唯其如此他卻不願意在志良的興頭上去澆冷水了。然而他又不能夠忘掉他的來意，他覺得他應該說出他預備的那番話。他思索了片刻，便走到椅子前面，坐下去，換了一個嚴肅的表情，但依舊用溫和的聲音對志良說：『志良，我們談句正經話。我問你，你這幾年究竟過得快活不快活？』

『你爲什麼問這樣的話？』志良詫異地望着家楨，看見家楨的嚴肅的表情，更有些莫名其妙了。

『你回答我：你是不是真正快活，像你在文章裏所表現的那樣？』家楨依舊帶

了莊重的樣子說話。

志良點了點頭，低聲答道：「我想是真的。」

「我總覺得這有些勉強，」家楨說了這一句，看見志良要插嘴，便做手勢阻止他，一面接連地說下去：「你不要打岔，且等我說。我們這幾年並不是不關心你。你的文章我們差不多全讀過。我們有時也打聽過你的消息。我們覺得你和我們是一天離遠了。」

「這是免不掉的事情，」志良終於打岔說。「不過我也並非有意的。我得說句實話：我不能夠再相信你們那種辦法。我只得走我自己的路。」志良的態度是很誠懇的。他起勁地說話，好像要用力把他的話打進聽話的人的腦子裏似的。

家楨默默地站起來，咬着嘴唇，把身子靠在欄杆上，依舊是背向着海和天。他的眼光看下去，定在志良的開始被苦澀的表情把快樂趕走了的臉上，沈重地說：「你不覺得你的文章裏缺少什麼東西嗎？你自己的路，那是什麼路？在你的文章裏

只有哲學，只有漂亮的警句。你的文章裏使你顯得比你本來更聰明。一般的讀者會相信你成功了。但是，志良，只是我們，你的老朋友，我們知道你是無路可走了……我是爲了這個來看你的。」

這些都是志良沒有想到的話，然而卻是他怕聽的，現在清朗地在他的耳邊響了，不僅在他的耳邊而且還在他的心上響了。他苦悶地看着志良，忽然覺得那一個大的影子威壓地壓在他的身上，他的心開始不安起來，他掙扎似地回答道：「你還是不了解我，你還是和從前一樣地不了解我。我離開你們並不是害怕犧牲什麼。但是你不覺得你們那些犧牲都是徒然無益的嗎？我們既然可以做一點別的比較有益的事情，爲什麼不做？所以我離開了你們……」一陣感情的波動壓倒了他，他不能夠接着說下去。

家楨並沒有大的激動，他帶着憐惜的微笑看志良，他甚至用了平靜的聲音說：「你以爲那些讀者會比我們更了解你嗎？……我知道，你的思想我很知道。你會說，

一切只要讓牠慢慢地自然發展，要用人力去推動，是不行的；還有知識是最要緊的東西，所以應當喚醒愚昧。你這樣離開了我們，開始了你的文學生涯。你到處發表你的教訓，闡明你的哲學。然而結果呢？現在連你自己也不相信你的教訓，你的哲學了，你只是在美麗的文字裏打轉。你那內心的空虛我是看得出來的。你極力在你的文章裏面表示你很快樂。然而你的文章裏面隱藏着的憂鬱而絕望的調子，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你不要強辯，你且說句真話，你是不是覺得缺少什麼東西？」

志良注意地聽着這些話，起初他幾次想打岔家楨。他那時紅着臉現了氣憤的樣子，他覺得家楨故意在挖苦他。後來他的臉色漸漸地變成了青白色，好像一股憂愁的風吹到了他的臉上，又像他的心底的祕密被人揭發了出來。他想鎮靜自己，不讓家楨知道他這時在想些什麼，但是他的思想亂了，他不能控制自己，便爆發似地責備說：「這和你又有什麼關係？我們分別了幾年一見面你就拿那些話來逼我？你以為我就會跟你回到你們那裏去嗎？你不要做夢！」他也站起來，走進房裏去煩躁



地在屋子裏踱了幾轉，又走出來把身子靠在欄杆上，俯下頭默默地望着海。

家楨依舊站在原處，這些時候他不曾動過一下身子。志良的話並沒有傷害到他。但是他更爲志良感到苦痛了。不過他和別人不同，他把一切都隱藏在心裏，在可能範圍內不肯讓什麼來攪亂他的平靜的面貌。所以他只把眉頭微微一皺，就默默地注視着志良的舉動，等到志良站到他的身邊，過了半晌，他纔轉動身子同情地叫了一聲『志良。』

志良掉過頭來，兩個人的眼睛對望着，志良覺得受不住家楨的注視，便又把臉掉開去望天。家楨立刻把一隻手壓在志良的膀子上，用弟兄一般的口吻說：『你知道我不是來和你爭吵的。我們依舊和從前一樣地關心你。我讀你的文章，我比你的一切的讀者更明白你，所以我替你擔心。倘使你不相信我，反正我還有別的事情，我馬上就要走了，我以後不會再來麻煩你。』

這幾句話一直進到了志良的心深處，把他大大地感動了。他想起了從前的事

情，那時他和家楨和別的朋友在一起生活，他們兩個的感情特別好，還有另一個女朋友秋星，她和他們兩個都很好，他們過得像兄弟姊妹一樣。然而後來他的思想漸漸地變了。最後他們應該到某一個都市去，他一個人卻留着不肯走，開始了他的新的生涯，於是他成了一個小說家。新的朋友和新的環境阻止了他和他們接觸，他以爲他已經忘掉了他們。然而秋星的印象卻漸漸地在他的腦裏浮現出來。他沒有東西可以用來消除她，結果那影象就盤據了他的心，使他甚至於趕到這地方來找尋她。現在家楨來了，而且告訴了她的消息。家楨的面貌和談話使他回憶起了從前的生活和友情。他們的會面在他是很可寶貴的。家楨現在說要走，以後也許不會再來。他還能夠拿那些爭吵來毀壞他們的友情嗎？他覺得他先前錯了。他還沒有詢問過他們的生活情形呢，那應該是他最關心的。他想到這裏便猛然抓住了家楨的一隻膀子，懇切地帶了點悔恨地祈求說：『家楨，你不能够馬上就走。你不要介意我先前的話。我的心亂得很。我們且坐下，慢慢地細談，我這裏也有地方給你睡。你告訴我，你

這幾年怎樣生活的。還有關於秋星的事情，你得詳細告訴我。你知道我很關心她，還是和從前一樣地關心她。」他的聲音抖得很厲害，還拖了長的餘音在後面，好像這幾年來的寂寞，跟着他的話，在房間裏呻吟。

家楨不答話，也不走，他默默地擡頭把天空望了一會，其實他看見的並不是天，卻是志良的臉。他知道自己心裏有兩個念頭在激鬪。他後來勉強回復了平靜的心境，甚至故意用一種淡漠的聲音說：

「志良，我告訴你一個消息：我和秋星已經同居了。」

志良呆呆地望着家楨，好像沒有聽懂他的話，過了半晌，他纔紅着臉掙出一句：「真的？我倒沒有想到！他覺得自己再沒有力量支持下去了，便走到椅子面前，坐下去。他不敢看家楨的臉，卻自語似地低聲說：『你爲什麼不早說？』」

家楨這些時候連志良的一點小舉動也沒有放過。他的銳利的眼光是能夠明察一切的。他起先下了打擊，現在卻來看效果，這效果是他早料到的，但他卻也被感

動了。到了該他開口說話的時候，他也只能夠自語似地低聲回答了一句：『我想你並不關心。』

志良很注意地聽了這句話，他也不分辯。他默默地擡頭望那天空。天幕上依舊閃耀着那麼多的明星。可是他卻覺得牠們現在完全是陌生的，而且漸漸地黯淡了。他好像在做夢，這晚上的事情完全是他想不到的。然而家楨的影子突然來遮了他的眼睛。他覺醒似地掉過眼睛看家楨，恰恰碰見家楨的同情的眼光。他笑了，他自己又覺得他哭了。他不能自主地問道：『我還可以和她見面嗎？』

『爲什麼不可以？志良，你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家楨感動地說，他充滿了友情地拍一下志良的肩膀。『我不是告訴過你，她會來看你嗎？我們還希望你能夠和我們在一起住些時候。』他遲疑一下，看見志良不答話，便繼續說：『我看你樣子很疲倦，應該休息了。我現在要走了。我明天和秋星來看你。』

他說完話，不等志良挽留，就急急走進屋裏，取了帽子戴在頭上，跨着大步走出

了房間。

志良惶惑地望着家楨的背影在門外消失了，他並不動一下身子。夜漸漸涼起來，房間突然顯得空闊而冷靜了。

二

志良一夜盡做奇怪的夢。第二天他還沒有起牀，旅館的侍役就送了一封信來，他拆開看，是家楨寫的信。

「秋星一早來了一個電話，她回去了，不能來看你。我打算搭今天十二點鐘的汽車回去。倘使你要去看她，可以和我同車去。我在車站等你。」

後面還註明到汽車站去的路線。

他連忙跳下牀來，看表，知道已經過了十點鐘，就急急穿好衣服，把東西略略收拾一下交代給了侍役。過後他一個人揀了一個皮包出去，匆匆忙忙地走到碼頭，雇

了一隻划子，往對岸駛去。

到了對岸，他又看表，知道時間不很充裕了，就不再停留，馬上雇人力車到汽車站去，許多車夫圍着他兜生意，但是他們都不懂普通話。他沒法使他們知道他要到什麼地方。這樣爭執了一些時候，最後他碰見了一個中學生，他便請那個年青人替他雇好了車子。等他坐車趕到車站，汽車裏已經擠滿了人，沒有座位了。

車站很小，這一條街正在修路，到處是塵土和碎石。好幾個來遲了的客人提了小行李站在車站門口。兩部空車停在對面。車站旁邊擺了好幾付賣食物的擔子，一些人圍在那里喫東西。

志良勉強擠到車上去，卻尋不着家楨，只看見無數陌生的面孔。他只得走下車來，焦急地站在車子旁邊，不知道應該怎樣做。太陽當頂地曬下來，空氣成了燒灼似的熱，周圍響着奇怪的語言，更增加了他的煩躁。汗珠不住地沿了他的臉頰流着，他的臉發燒，口也乾了。他便取下草帽當作扇子搖動了幾下，但沒有什麼用處。

於是汽車開動了。一陣塵土飛揚起來，使他不得不往後面退。他失望地看着車子轉了彎不見了，正打算進站內去問明下一班車的時刻，忽然有人在後面拍他的肩膀，他轉過身子，看見家楨提了一個包袱立在他背後。

『車子已經開了，怎麼辦？』他着急地問道。

『不要緊，對面還有一部車子，我們上去罷。』家楨安靜地回答道。

志良擡起頭去看，果然那兩部空車中，前面的一輛裏面已經坐了不少的人，他先前卻不曾注意到。這時他便跟着家楨跑過去了。

汽車裏面充滿着鬧聲和塵土，一股強烈的汗臭直往他們的鼻端撲來。這些家楨已經習慣了，志良卻不能不略略皺了一下眉頭。車上坐滿了人，靠裏邊還有一點小小的地位，家楨讓給志良坐了，卻把手裏的小包袱交給志良。

『這裏的汽車不及上海的好，你恐怕坐不慣，』家楨站在志良面前帶笑地說。『幾個鐘頭，大概不要緊。不過車裏面悶熱得難受，』志良一面揩汗一面回答。

『開了車就不熱了，』家楨又說了一句，便等着賣票的走過來買好票子。再過片刻車子就震動起來，沿着那不很平坦的馬路走了。

汽車經過的地方在志良的眼裏都是陌生的：起初是街市，過後就進了鄉村。車子震動得很厲害，同時發出大的響聲，使得他不能夠和家楨談一句話。他便把眼睛掉去看外面。

明亮的陽光照耀着道路，一路上是紅的土塊，青的樹林，黃的田野，亮的河水。一切是明亮而新鮮。尤其是那茂盛的榕樹充分地展示了豐富的生命。志良覺得彷彿有一層陰影離開了他的身子，他是一刻比一刻地變得更年青了。

到了一個地方，車子就停下來，客人全都下車到江邊去搭小火輪，他們應該走一段路。大家都爭着往前跑。志良跑到江邊，忍不住氣咻咻地對家楨說：『這地方真好，我倒有些羨慕你們。』家楨默默地笑了一下，兩個人便走下石級，跳上了船。船不久就開動了。



這新奇的環境給了志良以新奇的感覺。他和家楨立在艙面上，以輕快的心情看前方。江面很寬，一片白茫茫的水遮住了他的視線。遠處是岸，但那里一切是模糊的。他看不清楚什麼，所以他不知道前面是個什麼樣的景象。他不覺開始幻想一些景象，但馬上一個人的面貌就浮現出來。他好像在寫一篇小說，剛描繪了背景，人物就在背景前面出現了。他的腦裏漸漸起了複雜的思想。他無意間掉過頭，看見家楨也在看江面。家楨的臉永遠是平靜的，使人不知道他心裏在想些什麼。『家楨，你和她在一起過得很快活嗎？』志良忍不住就這樣問了。

『她，你說誰？』家楨忽然回過頭來問，他似乎並沒有聽清楚志良的問話。

志良微微紅了臉，他先前的話是不留心地說出來的，這時候他又以為家楨也許是故意這樣問他，所以有點窘，但也照直說了：『我是說你和秋星。』

『還好，』家楨簡單地答了兩個字，過後又加了一句：『當然快活。』

志良看了家楨一眼，就不再作聲了。不久船靠了岸。他們兩個急急跳上岸去，一

口氣跑到車站。車子正停在那里等候客人，他們最先跳上車去搶了兩個座位。

「你看，我們這里的生活就是充滿着鬭爭的，」家楨開玩笑似地說，於是笑了。兩人談了幾句話。車子開動了。志良看見車子滾滾地前進着，知道他們是一刻一刻地逼近目的地了，他便想到快要和秋星見面的事情，他希望家楨多告訴他關於她的事，可是他又覺得不便多發問。他問了幾句，然而家楨的回答都是很簡單的。家楨似乎在想別的事情。所以他也就不再開口，只是默默地在腦海中細描着她的影象。

車子到了一個大站停下來，一些客人下了車，接着就上來一批新的客人。家楨下車去買了一大包點心，剛回到車上就聽見有人在下面喚他。他把點心分了些給志良，然後伸出頭去，一個穿着制服的中年人等着和他說話，那是這里的站長。

「家楨，先前碰見秋星，知道你這班車回來。」站長用普通話說，接着他把臉挨近一點放低聲音嚴肅地問道：「你知道那邊的消息嗎？」

家楨點了點頭，沈靜地低聲答道：『我看不大要緊。』

站長小心地四面望了望，帶了點焦慮的樣子說：『民團的力量究竟單薄，倘使汪國剛真的在省城裏疏通好了，他一定會反攻的。你們要當心一點。』

『我知道，』家楨簡短地答了一句，態度還安詳，他又微微點一下頭。站長還想說話，然而車又開動了。

這些話都被坐在旁邊的志良聽進去了。他知道汪國剛是這里一個土匪的名字，三個月前那個人還佔據着他們現在正要去的那座古城，後來被民團趕走了。他不知道汪國剛如今在什麼地方。但從站長的話看來，情勢是有些嚴重的。他的心情突然緊張起來。他很替家楨擔心。可是他看見家楨的態度依舊很安詳，便又漸漸地鎮靜下去了。

車輪聲在炎熱的空氣裏單調地響起來。車子不停地在耀眼的紅土馬路上前進，接連地穿過幾匹新開斷了的山，許多株茂盛的榕樹和龍眼樹飛似地往後面退

去了。

一切是平靜，和諧，明亮。南國的風物以牠的迷人的魔力吸引了志良的全部的注意，給他注入了愉快的思想，使他忘卻了先前聽來的話。

於是汽車進了古城，在一陣喧鬧中到了站停了。志良跟着家楨走下車來，看見鐘上的短針正指在「四」字上。四個團丁搨了槍在站上逡巡着。另外有兩三個穿制服的人俯着身子在檢查客人的大件行李。

三

這天晚上已經夜深了，志良還不想睡，他一個人坐在桌子前面攤開日記簿，在那上面寫道：

『呵，我到底看見她了！當我寫這些字的時候我的心還在抖動。我一想到和她見面的時刻，我覺得我的心馬上就要爆裂了。是歡樂，是怕懼，是痛苦，我說不出當時

的感覺。我覺得好像完全忘掉了自己，又好像只記着我自己一個人。

「她並沒有什麼大改變。不，她完全和從前我們分別時一樣。那眼睛，那眉毛，那嘴，那整個純潔清朗的面貌。這一年來我常常在夢裏看見的，這兩月來我朝夕不能夠忘記的，今天終於真實地在我的眼前活動了。這會是夢麼？夢會是這麼美麗的麼？」

「我不知道應該從什麼地方寫起。似乎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要爭着先出現在紙上。我不能夠冷靜地安排文字像我平日寫小說那樣了，因為這是在寫我自己，是的，這是在寫我自己……」

他寫到這裏，心跳得更厲害了，他不能夠再寫下去，這一天的經過在他的腦裏複現了出來。一陣激情襲擊了他，他順從般地放下筆，對着面前那盞黯淡的煤油燈，從頭回憶着他這天和她見面的經過——

他和家楨出了車站就到婦女協會去。那是在一個古舊的鐘樓上面。從那里望下去，這古城的唯一的馬路和那兩排比較繁盛的商店就豁然映入眼簾。她正靠着

欄杆看望街景。他們走上樓，轉進了走廊，腳步聲送到她的耳裏，她便掉過身子來看他們。

她帶着愉快的微笑喚他的名字，向着他伸出了手。他連忙跑過去，把那隻溫軟的手握着了。他望望她的孩子般的天真的臉，望望她的被藍色方格子布短衫裹着的苗條的身子，他望望她的星一般明朗的眼睛，半晌說不出話來。倒是她先開口問了：「你這幾年都好嗎？」……

他不覺滿足地微微笑了，似乎這屋子突然發亮起來，周圍的一切都沐浴在光明裏面。他不能自己地低聲自語道：「還是那麼清脆的聲音，還是那麼熟習。」他的聲音漸漸地高起來：「她還關心我。這些年頭她並不曾忘記我。」接着他就把這兩句寫在日記簿上，又加了一句：「聽見她的聲音，我就像受到一次祝福。」——

回憶之幕繼續拉開，他彷彿又站在她的面前了。他望着她，差不多要流出眼淚。他掙扎了許久纔說出一個「好」字。他覺得這幾年來不斷地壓迫着他的那寂寞

開始飛走了。他慢慢地放鬆她的手顫抖地問道：『你呢？』

她微笑着，像孩子般親切地答道：『我很好，我在這裏過得很快活。』她把他端詳了片刻，又說道：『你瘦了一點。這幾年你過得快活罷。我讀過你寫的那些文章，你寫得真美麗，不過……我們還是進去坐罷。』她望了望家楨，家楨笑着點了點頭。她便領着他們進了會客室。

他們穿過會客室，進了裏面的一間屋子。她告訴他這是值日的職員住的地方。她有時就在這裏睡。他把屋子看了看：房間小，陳設很簡單，有一張牀，一張書桌，一隻櫃子，兩把椅子。她要他和家楨都坐下。他在牀前那張椅子上坐了，家楨卻站着對她說：『星，我現在到工會去。等一會你陪志良先回家，好嗎？』於是對她笑笑，又和他打個招呼，就大步走出房去……

『她和家楨感情很好，他們還是互相愛着，』他忽然忍不住打岔似地說了，聲音裏面充滿着羨慕，又帶了點憂鬱。但回憶中的景象卻把這羨慕和憂鬱馬上驅散。

了。

她倒了一杯開水放在他面前，一面關切地問道：「這幾年你就只寫文章嗎？」他點了頭，眼睛依舊不離開她的臉。

「他們都說你成了有名的小說家。」她並不避開他的注視，安靜地走到牀邊，坐下去繼續說道。「我想你的生活應該是快活的。我和楨本來沒有功夫讀小說，但因為是你寫的東西，所以也讀了不少。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我總覺得你很寂寞，你並不快活。我也和楨談起過。他不滿意你的文章，他說那裏面缺少着什麼東西。」……

他想到這裏，忽然埋下頭去瘋狂似地在日記裏寫着：「她說我這幾年很寂寞，她說家楨以爲我的文章裏缺少着什麼東西。她知道，她應該知道。我缺少熱情，缺少愛。我渡過海來找尋她，就希望在她那里尋到這個東西。然而她現在——」他遲疑一下纔寫完這最後的一句：「不能夠把牠給我了。」

他的臉上現了一陣痛苦的痙攣，就擲了筆，把雙手蒙着臉，他希望能夠暫時忘



掉自己，然而那回憶又接着來追逼他了。

「你們爲什麼這幾年不給我一個信？爲什麼我最近寫信給你們，你們也不回一個字？你們就忍心忘掉了我！」她的話使他記起了過去幾年間的生活，那似淡而實深的心的苦痛又來壓迫他，使他說了上面的話。話是平常的，但聲音裏卻帶了那麼強烈的怨憤的調子。

她驚訝地望着他，她還不大明白什麼東西在折磨他的心。她思索一下就同情地問道：「志良，你心裏有什麼事情？我想不到你會是這樣地苦惱。」

他把嘴一動，打算馬上回答她，但忽然又改變了心思，就很勉強地對她笑了笑，搖着頭說：「沒有什麼，我很好……」

他的思想從回憶裏跑了出來，回到日記上面，他放下蒙臉的手拿起筆接着先前中斷的地方寫了下去：「我沒有告訴她，我沒有對她說真話，我對她說得很好。她不會知道的，我爲什麼不對她說真話呢？我爲什麼不讓她知道我心裏所想的一切

呢？我太懦弱了。」他絕望地擱下筆，又沈落在回憶的海裏去了。——

她知道他沒有對她說真話，但也不再追問，便換過話題說：「我這幾年也有好幾次想給你寫信。可是事情很忙，又不知道你的生活怎樣。我又怕會給你招來麻煩。我們的環境既然不同，通些信函也沒有什麼好處。你的新朋友一定很多，你的生活也一定——」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聽見外面有個女人的聲音在喚：「秋星。」她連忙站起來對他匆匆說了一句：「你等一下，我馬上回來。」就走了出去，剩下他一個人任房裏。

他聽見她在外面和人說話，他聽不清楚她在說些什麼。那聲音離他很近，他卻覺得和他隔得很遠，好像有什麼東西隔在他們中間，他第一次有了這樣的感想，他覺得他開始發現了一件新的事情，然而這發現卻使他變得更憂鬱了……

他又回到日記上面去，在那里寫道：「我們中間似乎隔了一堵牆，這是無形的，我摸不着牠，但我怕我們不會再像從前那樣地互相了解了。」

他感到一陣苦痛，不能夠再寫下去，便闔了日記簿，讓回憶之幕再拉開來——

過了一會她拿了一束紙件進來，後面跟着一個很年青的女學生，她並不給他介紹，只顧把那紙件放進書桌抽屜裏去，另外取出一束紙件交給了女學生，女學生和她說了兩句話就出去了。她把書桌上的東西稍微整理一下，然後對他說：『我們現在可以走了。』

『到你家去嗎？』他無心地問，便拿了他的皮包挾在左腋下。

『嗯，』她點一下頭就伴着他走出去。客廳裏有幾個女子在談話，看見他們便笑着打了個招呼。

他們下了樓，沿着馬路走去。街上行人不少。商店門口顧客進出不絕。人力車上坐着大肚皮的商人，被壯年的車夫慢慢地迎面拖過來，經過鐘樓下面的大門往後面去了。幾個豔裝女子撑着花布傘，有說有笑地走在前面。他們過了一條街，在十字路口看見了警察和團丁。但市面上依舊充滿着平靜的景象。

「我萬想不到你會到這里來，」她忽然愉快地說。「你初到這里，也許會覺得不慣，久了你就會愛起這地方來。可惜你不能夠久住。」這時候他們走過了第二條街，就轉進了一條僻靜的巷子。是石板鋪的路，但已經破碎不平了。

「我還歡喜這地方，我也許可以多住幾天，」他聽見她的話，覺得很高興，就快活地說了。他還想說別的更重要的話，但看見她正掉頭來看他，一陣激動阻止了他的話語。

「你什麼時候回上海去？」她問道。

「不一定，現在還有點事情，」他急急地答道。

「什麼事？我可以知道嗎？」她帶笑地追問。

「我回頭慢慢和你談罷，」他有些慌張，連忙用這句話關住了門。

她用責備的眼光看他一下，依舊帶笑地說道：「你還是那種脾氣，說話總是半吞半吐的。」

他也勉強笑了，忍不住吐出了一句話：『你也和從前一樣，還是那麼可愛。』  
她溫和地笑了，態度還是很平靜的。他的心卻猛烈地抖動起來。

街上是那麼靜，他們走的全是僻街，再過兩條巷子就到了她的家。她在那油漆剝落的門上拍了幾下，裏面起了一個女孩的聲音。她和那女孩隔着門說了兩句話，門便開了。她陪着他走了進去，穿過一個大天井進了她的房間。

房裏是一些舊式的家具，高大的架子床，寬大的書桌，笨重的靠背椅……這些襯着方塊磚砌的地和陰暗的光線，愈顯得這房間陰鬱可怕。這景象是他沒有料想到的。

『秋星，你怎麼能夠住在這裏？』他感到失望，就痛苦地叫起來。

『爲什麼不能呢？我們搬到這裏已經有一年多了，』她驚訝地望着他，似乎不明白他的意思，過後就平靜地回答了。

『這地方我要是住上一個月恐怕就要發狂，』他把皮包放在桌上，帶着苦澀

的微笑說。

「我也想你會住不慣，上海沒有這種房子，」她說。「房間的確陰暗一點，院子裏那顆大樹把陽光全遮了。不過我們一天很少在家。其實這裡也有一種好處，天剛剛亮的時候，吹起一點風，不知有多少雀子聚在樹上叫，也很好聽。我們常常就在那時候起來。」

「你們常常是這樣忙碌的嗎？」他打岔地問。

「忙的時候多，而且常常只有一個人回來睡覺。楨有時就住在工會或學校裏，我有時也睡在婦女協會。今晚上楨回來睡，我還要到婦女協會去。」她絮絮地說了這些話，她的態度很安詳，好像她對這生活很滿意。

他呆呆地望着她，似乎沒有聽懂她的話，其實話是懂了的，但對她這人他覺得更不瞭解了。這念頭很使他苦惱，他不能自主地固執地說：「秋星，你爲什麼要留在這里？你看，這陰暗的房間，這些陳舊的家具，那些繁忙的工作，這一切只有折磨你，使

你一天天變老的……心的激動使他變得口吃起來，他一時接不下去，就在書桌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

她微微地笑了，她偵察似地望着他的激動的臉，溫和地說：『志良，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不要把我看作你小說裏的女主人公那樣。她們是那麼溫柔，那麼多情，那麼嬌嫩，你寫得真美麗。你看我這里還有你的幾本小說。』她說着就去在書桌上取了一本書，指給他看，隨手翻了兩下，望着書頁似嘲笑似讚嘆地加了一句：『只有她們才配住在上海，過你小說裏面描寫的那種生活。』她像記起了什麼事情，不等他答話，就馬上換過語調說：『你隨便坐坐，我到後面弄飯去。』

『我去給你幫忙，』他站起來說，要跟着她去就忘了回答她的前面的話，那樣的話他也很難回答。

『不要你來打岔，』她連忙阻止道。『你好好地在屋裏坐坐罷，楨不久就會回來的。』

他聽從她的話，讓她帶着愉快的笑容進了後面去。房間裏雖然仍舊陰暗，但似乎連屋角也被她這笑容照亮了。他埋着頭滿屋子踱來踱去。

不久家楨就回來了，面容雖然平靜，雙眉卻微微皺着。他看見家楨的臉忽然想起了在車站上聽見的話，便問道：「有什麼消息嗎？」

「雖然有些謠言，現在還不要緊，」家楨平靜地回答，過後又放低聲音自語似地說：「不過我以為你還是早些走好。」

「你們呢？」他驚愕地問。他覺得房裏又開始陰暗了。

「我們是不要緊的，你是客人，犯不着在這裡冒險。」家楨懇切地答道，但並沒有二點激動。

他卻很激動，一時答不出話，遲疑了半晌纔裝出淡漠的樣子說：「我剛剛來，還想住幾天，多看看你們的生活。」

他看見家楨不答話，卻在桌上取了一本書來隨意地翻看，心裏忽然起了幾個



念頭，過了一會忍不住問道：『家楨，我在這裡住，不會妨害你們的工作嗎？』

家楨起初一呆，過後就笑起來：『你這是什麼話？你高興住隨你住多久，不過我們擔心的——』

這時候窗外起了皮鞋聲，秋星端了菜進來，家楨馬上住了口，去收拾方桌。他也來幫忙。等菜都端進來了時，家楨點了煤油燈，他們便坐下來喫飯……

他想到這裡，忽然把眼睛埋下去，又把日記簿打開，拿起筆急急寫道：『我們三個在一起喫飯，就像從前那樣。我們談了一些從前的事情。那許多事情他們完全沒有忘記。我好像又回到從前那種生活裏去了。但是不知道怎樣我總覺得我和他們不同。我沒有一個時候不偷偷地看她，她的面貌完全沒有改變。我自己變了。是的，我知道是我自己變了……』

他不能夠再寫下去，這『變了』兩個字苦惱着他。他絕望地放下筆，他並不要再往下想，但回憶之幕卻已在他眼前拉開了——

喫過飯他們隨便談了一些話，她就到婦女協會去。他和家楨留在家裏。似乎先前的話談得太多了，這時候兩個人坐在方桌的對面兩方，中間隔着一盞煤油盞，大家望着燈光說不出話。他的心似乎跟着她到婦女協會去了。他禁不住要替她擔心。

家楨忽然站起來說要睡了。他並不想睡。家楨卻去收拾牀鋪。在這之間外面起了捶門的聲音，家楨馬上走出房去。他聽見家楨開了大門，低聲和人在談話。不久家楨走回房裏來。他瞥見外面階上有一個穿學生服的年青人在等着。

『我有點事情，現在要出去，今晚不回來了。只得讓你一個人在這裏睡，』家楨抱歉地匆匆說道。

『有什麼不好的消息嗎？』他驚恐地低聲問。

家楨搖搖頭，說：『不是那事情。你放心，現在還不要緊。』接着又向他囑咐了幾句話，就跨出高的門限，和階上站的那年青人一道走出去了。他跟着去把大門關好，還上了門門……

他噓了一口氣，像經過長途旅行歇腳後感到疲倦似的。他站起來就在房裏無聊地走了幾步。他忽然想起一些事情，便又走回書桌前面坐下去，抓起筆，像有什麼東西要從他的胸膛裏湧出來似的，他用戰抖的手急急在日記簿上寫道：「我好容易纔把她找到，我不能夠讓她再失去了。我無論如何不能夠失掉她。我不能離開她，我不能夠一個人走。我要設法使她離開這里。我不能夠讓她留在這里過危險的生活……我決不能夠一個人回到那孤寂的生活裏去……」

他力竭似地擲了筆，額上冒着汗，心在沈重地跳。他下了一個決心闔起日記簿，把手掌壓在那上面。

滅蚊香的氣味在房間裏慢慢地散布。夜很靜，只有窗外石階下蟋蟀叫得更響亮了。

早晨天剛亮，志良就被窗外龍眼樹上的麻雀聲驚醒了。他在牀上迷糊地再睡了一會，忽然記起了她。昨天說過要他早晨到婦女協會去，就連忙起身，梳洗過後，在七點半鐘的光景，他便趕到了鐘樓。

早晨的空氣很新鮮。鐘樓上，硃紅色牆壁抹了一大塊金黃的陽光。她就在廊上倚着欄杆，在和人講話，看見他來，便驚喜地對他笑了笑。他靜靜地靠在欄杆上，埋頭去看下面的街道。過一會，她把話談完了，就招呼他進房裏去。

「昨天晚上睡得還好罷？一個人不寂寞嗎？」她一進屋，就含笑地問道。「我想不到你會來得這樣早。」

他聽她這語氣，明白她已經知道家楨昨晚不在家裏睡，他想他們昨晚上一定有什麼重要的事情，或者開過什麼會議。他很想知道這個，他很想問她，但他又明白她不會告訴他。他們談了幾句別的話，他終於忍不住問道：「秋星，昨天晚上你們有什麼事情？告訴我，免得我替你們擔心。」

她把細眉微微一皺，遲疑一下，過後就笑了，她搖搖頭，平靜地說：『沒有什麼。』  
『有他自己的事。』她不願意他再問，馬上接着說：『現在這裏沒有事情，我們到公園裏去走走也好。』她就這樣輕易地換過了話題。

他明白她的意思也就不再追問了。兩個人走下樓，往裏邊那條微微傾斜的土路走去。

早晨路上還沒有塵土飛揚，曉風差不多使人不知道地在他們的臉邊掠過。他覺得連內臟也被洗滌乾淨了。陽光輕輕地撫着他的臉，使他看見每件東西都比在平日明亮。

公園就在眼前，地方很大，卻現着荒蕪的樣子。有幾條曲折的小徑，交叉地伸到裏面去。路旁零亂地長了不少的龍眼樹，一串串的淡黃色果子垂在綠葉叢生的枝上。草長得很高，成了綠油油的一片。在小丘上面立着一個新修的亭子，紅色油漆的圓柱和欄杆鮮明地在綠樹叢中映出來。沒有門，沒有籬芭。公園前面有一座紀念碑。

過了這碑他們就進了公園。

周圍很靜寂，偶爾有一兩個赤腳戴斗笠的女人挑了擔子從後面來，走過那貫穿公園的土路往鐘樓那邊去了。

「你想不到我們這里也有這麼安靜的地方罷，」他們走在小徑裏，在前面走着，她忽然回過頭來對他說，她有意義地笑了笑。

「安靜的地方到處都有的。」他漫然應了一句，他禁不住埋頭去望她的細腰。

「你還回上海嗎？」她又問道，這次卻沒有回頭。

「嗯，」他含糊地應着，心裏很激動。

「你在這里還住幾天？」

他感到一陣絕望，遲疑了一下，纔答道：「沒有一定。」

「你在上海住得舒服嗎？」

他想：你爲什麼老是問我這種話？他這次不回答了，卻反問她：「你就不想回上

海嗎？」

「我也許永遠不回去了，」她毫不遲疑地回答。這時她走上了一個斜坡，在半途就停住了。路旁有幾株龍眼樹，好些樹枝載着剛熟的龍眼低垂下來。她伸手去折了兩枝，一面叫他也折。他便也折了幾枝，兩個人捧着往亭子那邊走去。

他們進了亭子。兩個人對面在欄杆上坐了。樹枝堆放在他們的中間。每人拿了一枝在手裏，摘下果子來喫，摘一顆，剝一顆，摘完一枝就把枝子拋到下面去。

「志良，你看我過得快活不快活？」她忽然仰起頭望着他微笑，口裏還含着一顆龍眼核。

「哦，我現在才相信了，」他忘了別的事情，高興地答道。

「比從前怎樣？比從前更快活嗎？」

「嗯，」他含糊地應着，但馬上就覺得寂寞起來。他忍不住喚了一聲：「秋星。」

「嗯，」她一面應道，一面低頭在剝龍眼。

「你說你永遠不回上海去，爲什麼呢？」

「我們誰知道以後的事情。我不過隨便說說罷了。」她忽然把手望東邊一指：「你看那邊！」

「那邊？」他連忙掉頭向東邊看。遠遠地現出來一座山，山頂在陽光的照耀下變成了紫色。他問道：「你說那匹山嗎？」

「那邊離城不過幾十里路，本來可以去玩的。但是現在汪國剛紮在那邊，」她平靜地說。

「汪國剛？他就在那邊？」他驚恐地叫起來。「我昨天還聽說他要攻打這裏，你不知道？」

「輕點，」她做個手勢來鎮靜他。然後淡淡地說：「這消息我們常常聽見的，這是第五次了。反正地方很近，他隨時都會進來的。」

「倘使他這次真的來攻打呢？況且聽說他在省城已經有了接洽，」他焦急地



問道。

「民團還可以和他打一仗。要是他再打敗仗，這次就可以把他澈底解決了。」她故意做出樂觀的樣子說。

「萬一他打勝了攻進裏城來你們怎麼辦呢？」他固執地追問，他的焦慮不住地增加着。

「那麼一切都完了。土匪就從這道城門進來。要是在夜裏我們更不容易逃避。所以我說我也許永遠不回上海了。汪國剛這人是很殘酷的，我有一個朋友被他砍了頭。」她說這些話時，聲音臉色都沒有改變，好像在敘述一個故事。最後她加了一句：「所以我希望你早些走。」只有這句話是帶了關切的調子說出來的。

他的心馬上緊張起來，臉上起了一陣苦痛的拘攣。唯其他看見她帶着毫不在意的樣子，他更替她擔心。

「秋星，你和我一道回上海去罷。」他嚴肅地懇求道。

她驚愕地看他，不明白他的意思。

「秋星，你無論如何不能夠再在這個地方住下去。我不能夠讓你在這裏犧牲。在上海你可以寫文章，可以做別的事情，你也可以過得很快活，我要盡力使你快活。我不能夠讓你冒這種危險，這是不值得的。你馬上離開這裏罷。」他彷彿看見別人就從他的眼前把她搶走了，擲進無底的深淵裏去。熱情鼓舞着他，他把他過去的寂寞，他的愛都放在聲音裏面。話像流水似地從口裏瀉了出來。

這些話都進了她的耳朵，很使她感動，她不願意多分辯，就感激地對他笑了笑，溫和地說：「我明白你的心。但是我不能夠離開這裏。」她站起來把欄杆上堆着的殘餘的龍眼枝一手推開，坐得靠他更近一點，伸手去握着他的一隻手，輕輕地加了一句：「我也不願意離開這裏。」

「是爲了家楨的緣故嗎？」他的臉忽然陰沈起來，他的心微微發痛，他極力抑制着自己，發出溫和的聲音問道。

她微微地搖頭。坦白地直視着他的眼睛，慢慢地說：「不一定是爲了他。我固然愛他。但我也愛工作。」

他的眼睛又漸漸在發亮了，一線希望從陰雲中透露出來，他便鼓起了勇氣說：「在上海不是也有工作嗎？別的地方也有的。何必一定要在這裡？」

「但是你不看見我已經在這裏過得很好嗎？」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絕望地帶了憤激地說。

「志良，你爲什麼要這樣地關心我？這里不是也有無數的人爲什麼你只關心到我一個？」她憐惜地望着他，過了片刻纔溫和地問道。

「因爲——」他說了兩個字忽然停住了，他擡頭望了望她，苦笑一下，站起來，長長嘆了一口氣。

「志良，」她低聲喚道，他應一聲，掉過頭來看她一眼，又連忙把頭轉開了。她說：「你心裏有什麼事情？你爲什麼不告訴我？我知道。」

「你就知道我愛你嗎？」他迸出了這一句話，臉通紅着，心裏很激動，他站在她面前，睜大兩隻眼睛凝視着她。他完全沒有想到他這話會有什麼樣的效果。他伸手去握她的手，他坐下來，靠着她的身子。

她微笑了，她的臉色很平靜，她用愛憐的眼光回答他的注視，她讓他握着她的手，過了半晌纔說：「我知道的，但這又有什麼用處？我們已經過了那種時期了。現在我們並不能夠專靠着愛情生活下去。我們還是談點別的事情罷。」她把手從他的緊握中慢慢地取了出來。

「但是我，我以後怎麼能夠活？那寂寞，那沙漠上似的寂寞，那長期的等待……這一切你是不會知道的。」他失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他帶着絕望和恐懼地說。

「我知道又有什麼用處？我們兩人已經不是該在同一個環境裏面生活的了。」她斜着頭看他，於是站起來，像責備又像嘆息地說：她順手拾起了一根龍眼枝，拿在手裏玩弄，身子倚着圓柱，又掉頭看他，勸慰地說道：「你已經那樣地過了幾年

了，你以後也會忘記的，而且你會成爲一個偉大的文學家……」

他聽了這話，猛然跳了起來，走到她面前，抓住她的手，苦痛地說：「你現在還不能夠饒恕我？你還忍心挖苦我？我知道你還恨我。」

她微笑地搖搖頭，用憐惜的聲音說：「我恨你沒有的事，你爲什麼會想到饒恕上面來？你知道我和楨都關心你。不過……」她住了嘴，不再說下去了。

這個「楨」字使他苦惱，接着又是「不過」兩字，他知道現在再說什麼話也沒有用處，他的勇氣失掉了。他無可如何地鬆了手，轉過身子，默默地在階上踱着。

「志良，」她喚道。他不自主地應了一聲，就站住了，掉轉身子來看她。

「忘了這一切罷，想着這些也只會使你苦惱。你爲什麼不像從前那樣地和我談話呢？你看我並沒有改變，」她懇切地說。

「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他帶了悔恨地低聲說，他覺得自己的眼睛有些模糊了，他不敢再凝視她的臉，就微微把眼睛掉開去看遠處，在他的眼前遠遠地橫着

那匹山。但他看見的卻依舊是她的臉。『我變了，你們沒有改變，我完全改變了。』他漸漸把聲音提高起來，因為另外一個思想又來折磨他：『但是你不覺得你這犧牲不也是徒然的嗎？那匹山，那汪國剛，那陰暗的房間，那繁重的工作……這些有什麼好處？你不過白白毀了你自己，將來沒有一個人會記念你，也沒有一個人會得到你的好處……』

『然而我自己是滿足了，我並不希望人家記念我，』她平靜地打斷了他的話，就把手裏的龍眼枝擲到下面去，慢慢走到他的身邊，挽住他的一隻膀子，說：『志良，我們不要說這種話了，』就拉了他沿着石階走了幾步，轉了兩個彎，她站住了，鬆了手指點給他看下面的景象，一面說：『那些街市，那些房屋，那些人，對於你也許是陌生的。然而我是太熟習了。我很愛他們，這種感情我形容不出來。爲我們自己我從來沒有想到什麼危險。』她的聲音異常柔和，裏面帶了感情而顫動着。『前一次汪國剛在這城裏，我們也在。汪國剛這人是殘酷嗜殺的，我們看見他坐了轎子到武廟去

拜關帝，他的衛兵手裏都拿着大砍刀……」

「但是現在情形不同了，」她的敘述雖然很平靜，但卻給他增加了恐怖，他的焦慮繼續折磨着他，他忍不住打岔地說：「倘使他真的在省城裏有了接洽，民團一定會失敗，那時你們的處境的確是很危險的。」他再固執地祈求地附加道：「秋星，你答應跟我到上海去罷，我們勸家楨也去，我不能夠讓你們留在這危險的地方。」

她感動地望着他，她的柔和的眼光愛撫着他的臉。她微笑了，眼淚開始在她的眼睛裏閃耀起來，她把身子偎着他溫柔地說：「你的好意我很明白。我感激你。但是我想留在這裏也不見得就有危險。而且這裏的人又不只我們兩個，比這更危險的情形我們也經過來的。你就忘了從前嗎？」她這時候忽然瞥見下邊有兩個人正往這上面走來，她知道是家楨和一個朋友，就高興地說：「我們下去罷，你看楨來找我們了，還有一個老朋友，也是你高興見的。」

「噯，」他含糊地應了一聲，卻癡呆似地站住不動。她看見這情形就挽住他的

膀子，走下石階，沿着寬闊的斜坡走下去迎接他們。

他們還不會走下山坡，在半路上就和上來的人遇着了。

和家楨同來的是一個紫色面膛的中年男子，名叫維德，從前和志良在一起工作過的。這個人這幾年裏也沒有什麼改變，不過寬額上添了兩道皺紋，闊嘴上多了幾根短髭。他看見志良就伸出手張開闊嘴問：『我們等了你好幾年，你爲什麼早不來遲不來，偏偏在這個時候來？』

這樣的話叫志良有些發楞了，他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就握着維德的大手帶笑地和維德問答了幾句。這時候家楨就走到秋星的旁邊，嚴肅地在她的耳邊說了兩句話，她微微點着頭。這情形並沒有被另外的兩人看見。

『志良，你和他們在這裏多玩一下，我有點事先走了，』秋星看了看志良，匆匆說了上面的話，就加快脚步走下了山坡，往小徑裏急急去了。

志良一面在和維德談話，卻又禁不住偷偷望着她的苗條的背影。



第二天傍晚在家楨的家裏晚飯擺上了桌子，他們在等候維德，維德本來說過在六點鐘光景來的，這時已經是六點三刻了，卻還沒有維德的消息，家楨知道維德平日最能守時刻，疑心出了什麼事情，有些焦急起來，就主張不再等候他。

他們坐下去，還沒有喫完一碗飯，外面忽然起了響亮的撞門聲。

『奇怪，又好像不是維德，』家楨驚愕地說，就站起，走去開門。

門開了，一個年青的學生走了進來，他跑得氣咻咻的，帶着一張驚惶的臉。他跟着家楨走到石階上，站在桌子面前又看了看秋星和志良，然後用本地話對家楨說：『維德叫你們到學校裏去，今天晚上在那里開緊急會議。』

『又有什麼消息？』秋星用本地話問道。

『是的，情形很不好，你們到了那里就知道，』學生嚴肅地回答着，過後給志良

打個招呼，用不很純熟的普通話問道：『這位就是志良先生嗎？』

志良的帶着點驚惶的表情的臉上勉強做了一個笑容，他答應一聲，就客氣地請那學生在旁邊那把空椅子上坐。

『我不坐了，還要到別處去，』學生推辭說，走下了石階，家楨也不挽留，把他送出去，關了門回來。

三個人都不說話，匆忙地喫了飯。秋星把碗筷搬進後面去了。家楨一面收拾桌子，一面告訴志良他和秋星馬上要到外面去，晚上不一定回到家裏來睡。志良剛要答話，秋星就出來了。她馬上對志良說：『你明天就走，好不好？』

『爲什麼這樣快？』志良看見她的嚴重而關切的表情，更增加了他剛才起的那疑懼。他知道他所擔心的事情逼近了，他有些恐怖，他也想離開這地方。但看見她和別的人卻安靜地留在這裏，他又感到留戀了。而且看見她安靜地站在他的面前，他甚至不相信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如今聽她說起明天就走的話，他又不覺痛惜地

叫了。

『事情是很嚴重的，我和秋星都不願意你在這里犯危險，』家楨用低沈的聲音說，他的臉上稍微帶了點緊張的表情。

『但是你們呢？』志良關心地接口問道，他完全失了主見。

『我們是不要緊的，』秋星在旁邊柔聲插嘴說，『只要你能夠安全地離開就好了。』

志良苦痛地望着秋星的臉，他想找一個決定的回答，然而思想很亂，他便把頭略略埋下去。他想：我爲什麼就和你們不同呢？

『秋星，我們走罷，讓志良在家裏休息休息，』家楨看見這情形，就催促秋星道。『不，我也去，』志良聽見這話，馬上擡起頭，着急地對他們說。『我可以跟你們去嗎？這里太冷靜，太寂寞……』他的激動阻止他再說下去。

『好，我們就一起去，』家楨稍微遲疑一下就答道。秋星用同情的眼光看了志

良一眼，然後去後面喚了一個女孩子出來關大門。

兩扇油漆脫落的木門關上了，這三個年青人踏進了街心，於是石板路上就單調地起了六隻皮鞋的響聲。

天還沒有全黑，夜晚是很清朗的。沒有別的行人。街道清靜得可怕。風時時吹動樹葉，發出來低微的聲音。蟋蟀在長了青草的石板縫隙裏淒涼地叫着，遠遠地有幾隻狗在狂吠。秋星走在中間，家楨志良兩人和她挨得很近。他們走過了一條街，忽然從旁邊巷子裏跑出一條黑狗，跟在他們後面狂叫，他們便散開來。秋星走在最前面，志良跟着她，家楨在後面趕狗，狗退了幾步，在一個空院子門口站住不動了，繼續地叫了幾聲，四近還有狗響應地叫着。等他們去得漸遠時，狗又瘋狂地追了上去，撲過去吠，這時候，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又跑來了兩條狗；三條狗都跟在他們後面狂叫。他們有時也停住脚步掉過身子來，狗就遠遠地望着他們不前進了，等他們再轉身往前走時牠們便又追上去吠。

家楨和志良看見把狗趕不開也就不理了，讓那三條狗在後面吠。牠們的狂叫聲在這靜夜裏給人帶來了恐怖的感覺。尤其是志良，他的心跳得很厲害，他感到一種從來沒有過的緊張的心情，彷彿前面就有一個可怖的結局在等候他。

『爲什麼今晚狗叫得特別厲害？』志良爲了要打破那使他的恐懼增加的沈默，終於忍不住這樣地問了。

『其實平常晚上也有狗叫，不過今晚特別使人聽見不舒服罷了。』這許久不說話的秋星接口答道。

家楨先前曾用本地話低聲和秋星談過幾句，這時就掉過頭來對志良說：『你在上海自然不大會聽見狗叫，在這里我們天天都聽得見。』

不久他們轉進了正街，好像進了另一個世界。狗早已跑開了，圍繞着他們的是許多忙碌的人。街上有些捐槍的團丁往來逡巡着。商店裏燃着明亮的電燈。黃包車上坐着艷裝的青年妓女。一羣人匆匆走過來，另一羣人匆匆地走過去。市面似乎是

很平靜的。

忽然在後面起了軍號聲。街中漸漸地空出了一條路。每家商店裏的人全都擠到了門口。一切的活動好像全都停止了。於是一隊全武裝的團丁，約有一百名的光景，排着隊齊整地從後面走來，經過這裡往前面去了。

『就只有這一點？』志良恐怖地問家楨道。

『比這還多得多，已經開了好些去了。不過汪國剛的人也不少，』家楨莊重地低聲回答。

『那麼情形真的很嚴重了？』志良擔心地低聲問。

『見了維德就會知道的，』家楨用低沈的聲音回答。

他們到了學校，兩扇黑漆的大門已經關上了。家楨用力在門上擂了幾下，裏面有人問『是家楨嗎？』他答應了，於是門開了半扇，放了他們三個進去馬上又重閉了。

開門的是個教員模樣的青年男子。他低聲對家楨說：『人來齊了，就等你們。』他又和志良打了個招呼，就引他們走過傳達室，沿着石階進裏面去。

這學校是由一座廟宇改造的。兩邊的房屋是課堂和宿舍，正面是大禮堂。兩邊黑暗着，禮堂上燃着明亮的煤油燈，維德用他的粗壯的聲音在那里和學生們演講。斷續的字句進了志良的耳朵，使他的心情更是緊張了。

『明天停課，學生除回家的外，都散布到鄉下去，三年級的學生已經走了，』那個青年男子用本地話對家楨說。『學生在開會，所以維德現在來激勵他們。』

家楨略略點着頭。這是他們前夜商定了的計畫：情形危急的時候就派學生到鄉下去工作。他知道現在已經到了嚴重的時期。維德的演說就像一個人的最後的掙扎似地在靜夜中抖動。他沒有一點懼怕，他的心情卻陡然嚴肅起來。

黑暗中起了脚步聲，一個女子迎面走來，低低喚了一聲：『秋星，』就走過來握了秋星的手，親密地挽着她往前走，進了最前面的一個房間，那裏面一張方

桌上放着一盞煤油燈，燈光十分暗淡。圍着方桌坐了六七個人，每個人的臉都是陰沈的，嚴肅的，他們在低聲談話，看見有人進來就閉了嘴，喫驚地向門邊看。秋星和他們打了個招呼。

家楨一面走着，一面和那個年青男子低聲商量事情。他們快走到那門口，青年男子就去把隔壁房間的門打開，進去在桌上摸着火柴來燃了燈，這也是一間教員宿舍，裏面擺了兩張牀鋪。

家楨把志良請進了這屋子，對他說：『我們要商量一點事情，你坐在這裏等我們罷，』說完就伴着青年男子走了。

志良一個人留在這陰暗的屋子裏，外面也是一片黑暗。隔壁房間裏起了唧唧的聲音，像是幾個人輪流在談話，他注意地傾聽，但也只零碎地聽到幾個字，不能夠連貫起來。而且維德的粗壯的聲音有時候會威壓地飛下來，把隔壁的低語壓倒了。於是隔壁一個女性的聲音抓住了他的全部的注意。那是秋星的聲音，雖然很



低，但他也能夠分辨出來，不過他不能夠明瞭那意義罷了。她談了許多話，似乎那些人都靜靜地聽着。讓她一個人發表意見。因為他覺得在這時候比較先前更要寧靜些。

過後家楨又在說話，這聲音也是他所熟習的，家楨說話不多，接着還有兩個人說話，以後就似乎起了一點爭論，但不久又平靜下去了。秋星的聲音再響起來。他更注意地聽着，依舊聽不清楚她在說些什麼。

志良這些時候心裏就非常焦急，他很想聽懂他們的話，他知道那裏面含着重大的意義。那些聲音斷續地送進他的耳裏，但他卻沒法捉住那整句的意義。在隔壁那些人帶着緊張的心情和休戚相關的態度談論着目前的重要問題。他猜想，也許是怎樣爲了別人爲了理想去犧牲他們的生命。他知道那些人到了犧牲自己的時節沒有一個會是弱者，而且沒有一個會替自己打算。這思想很使他感動。他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這是他這幾年來所沒有感到過的。他開始覺得他有些羨慕他們了。

這時候外面是一片黑暗，房間裏祇有一盞倒明不暗的燈。蚊蟲帶着單調的令人煩厭的叫聲在他周圍飛來飛去。他一個人冷清清地坐在桌子前面，腦裏裝滿着驚懼和憂鬱的思想，等着時間遲慢地過去。在隔壁卻充滿着暖熱和生命，那些人集在一起，準備去犯危險，如同去赴盛筵。這是一個何等明顯的對照。在羨慕中他又感到一種隱約的慚愧。這羨慕和慚愧合在一起更增加了他心裏的煩躁。他差不多不能夠靜靜地聽下去了。

忽然外面起了一陣響動，接着有許多人說話和走路的聲音。他起初有點吃驚，但馬上就明白了：大禮堂的講演完畢，學生們正散下來。

學生們三五成羣，接連地走過他這房間的窗下，激動地談論着目前的情形，他們講的都是本地話，他不懂得那意義。他又聽見維德在大聲喚着一個學生的名字，那人答應了，似乎有三四個人去圍着維德和維德講話。後來維德一個人走進了隔壁的房間。

隔壁的討論似乎快完畢了，發言的人也沒有先前那樣地起勁，但維德的加入又像添了一點活氣。維德和幾個人交換了一些意見。於是屋裏落進了暫時的靜寂。房門開了，又關上。兩個人走出來，經過這窗下往外面去了，志良又聽見房門打開，再有三個人出來往外面走去。

他似乎看見了一線光亮。他想，秋星家棹幾個人馬上就會到他這邊來的。他盼望着，等待着。過了一會，他們沒有出來，隔壁又起了談話的聲音，是一個女子在說話，他知道這是若，就是先前迎接秋星的那個年青女子，這天上午他在秋星那里見過她一次，秋星對他讚美過她的勇敢。接着秋星的聲音也聽見了。維德的聲音比較粗壯，而家棹的聲音永遠是低沈。他聽着這些，依舊不懂得意義，心裏愈加煩躁，蚊蟲又不停地來叮他。他坐不住就站起來，輕輕地在屋子裏踱來踱去。

隔壁的門終於再開了，五個人一起出來，走過他這房間，並不停留就逕自往外面去，好像把他這人完全忘記了似的。但不久秋星一個人走了回來，推開門進了房

裏。

「等久了罷，」秋星一進屋就柔聲地這樣說。

「不要緊，」他看見秋星的笑容，就忘卻了先前的煩躁的等待，高興地答道。  
「你們的事情商量好了嗎？」

「嗯，」她點點頭，想說什麼話又止住了。

「情形不十分嚴重罷，有什麼消息嗎？」他看見她這樣子，馬上就記起了這兩天的種種見聞，驚懼和憂鬱又抓住了他，他禁不住關心地問道。

「謠言很多，不過也許不會有什麼事情，」她把身子斜靠在桌子上。眼睛望着燈光，有意無意地答道。過後她沈吟一下，又把眼光掉去看志良的臉，志良這時站在靠背椅後面，兩隻手腕壓着椅背，臉上帶着疑慮的表情看她。她喚了一聲：「志良，」又用更柔和的聲音說：「你答應我明天走，好嗎？」

「爲什麼？」

「我們很擔心你的安全。」

「那麼你們呢？你們就不怕嗎？」他帶了十分關切的樣子望着她。

「我們——」她遲疑一下，但被他的眼光追逼急了，就直說出來：「我們在這里工作，這結果是我們應該得的。我們沒有抱怨，我們不能走……而且我們也願意等着來經歷那一切。」她的眼睛發了光，她的臉剛纔還被一種關心的表情塗上一點陰暗的顏色，但等她說到最後一句，就似乎眉飛色舞地微笑了。

她的話使他感到一陣深的苦痛，他的臉上淡淡地起了一下痙攣，卻不會被她看見。他一方面因了關心她的安全而恐懼（唯其她自己不關心，他更覺得那是重要的了）；一方面他又因了她在她和他或他們中間劃出一個顯明界限而感到孤寂和絕望。他甚至有點疑心她會輕視他。他就掙扎似地說：「那麼你以為我就是一個完全自私自利的人嗎？你們都在這里犯危險，我就忍心一個人走。」他掙紅着一張臉，牢牢地望着她，好像害怕一把眼睛掉開就會失掉她似的。

『誰說你是個自私自利的人？』家楨的聲音接着響起來。他已經推開門進來了。志良驚訝地掉頭看他。他誠懇地望着志良繼續說：『志良，你和我們不同，你是一個客人，你安全地來這裏，你得安全地回去。你留在這裏有什麼好處呢？』

『那麼我不可以給你們幫忙？』他忽然抓到了一個希望，便激動地這樣說了。『現在太遲了，』秋星帶了個苦笑說，『我們很早就望着你來的，可是不希望在這樣的時候。』遠遠地斷續地響着軍號的聲音，在靜夜的空氣裏淒涼地顫動着。『星，你陪志良回家去罷，』家楨猛省地對秋星說，『時間不早了。我今晚在工會裏睡。』

『好，志良，我們走罷，我們回家去細談，』秋星接着對志良說。

『志良就搭明天上午的車走，』家楨陰沈着臉，固執地，發命令似地說。『我明天來送你上車。』他從衣袋裏摸出一隻電筒遞給秋星，一面說：『星，你拿這個去，我等一會借維德的來用。』

『我們一道走，不好嗎？讓我來送你一次，把你送到工會，反正我順路。』秋星接過手電筒，忽然親密地對家楨一笑，溫柔地說，兩眼很柔情地望着家楨的陰沈的臉。

『好，我們走罷。』家楨順口粗聲回答道，這聲音有點像嘆息。

志良望着這情形。他起先本來有好些話要和家楨爭論，但這時淚水卻充滿了他的眼睛，他不願意他們看見他的眼淚，便低下頭默默地跟着他們走出門去。

每間宿舍裏都有燈光，學生們似乎在收拾東西。維德還沒有回來。他們走過傳達室，看見先前給他們開門的青年男子站在門口。他給他們打個招呼便去開門。

『砰』一個清脆的槍聲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響了起來。大家喫了一驚，停一下。那個青年男子把手按着門問道：

『還走嗎？』

四周很靜，再沒有第二聲槍響。

『走！』家楨望了秋星一眼，然後沈靜地答道。他又加上一句：『大概是團丁的

槍走了火。」

『那麼再見罷，』青年男子親切地說，就開了門放他們出去。

廣場上寂靜無人夜並不黑暗。在清朗的高空橫臥着明亮的北斗星，給他們指示方向。環境是太靜了，他們甚至怕說出一句話來驚動牠，不是怕會被別人聽見。

他們走出了廣場，轉過一條窄巷，然後進入了大街，就碰見一男一女迎面走來，秋星不覺驚喜地低聲喚道：『若。』

來的正是維德和若。

『你們還回去？』這時候馬路上的交通斷絕了，誰也不能通過，維德嚴肅地說。這句話使得平日很能鎮靜的家楨和秋星的臉上也現了驚惶的表情。

『但是我要到工會去！我在那里還有事情，』家楨激動地說。

『你大概可以通過。不過亦吾已經到了那里，你明天去也好，』維德說。

『不行，我非去不可，』家楨思索片刻，決斷地說。他望着秋星和志良：『你們回



學校去睡罷。我明天上午再來。」說罷，他不等他們說話，便動身走了。

衆人不阻止他；秋星也默默地望着，等他走了兩步，她忽然喚道：「槓！」

家槓站住，回了頭來看。她拿着手電筒走去，一面說：「這個還是給你罷。」

「我不要，我看得見。」家槓答着，毅然掉轉身，大步往前面走了。

志良看見這一切，他的眼裏忽然湧着眼淚。他跟衆人走進窄巷時，忍不住低聲

問秋星道：「你爲什麼不阻攔他？他不會有危險嗎？」

「那是沒有關係的，既然他自己願意，而且他覺得應該。」她的聲音雖然低而平靜，但當她把頭掉過來看他時，他卻看見她的眼裏也閃耀着淚珠。她的堅定的眼光透過淚水而射到他的臉上。他起初只感到惶惑，他覺得不了解她。可是他們走進那空闊的廣場，他依舊覺得那明亮的眼光還在他的眼前閃爍，而且漸漸地射進他的內部了。他的心起了短時間的抖動。

他跟着他們進了學校。

六

這晚上志良睡在維德房裏，秋星和若同睡。到了半夜忽然一陣密放的槍聲把他們驚醒了。

『維德！』志良驚恐地叫起來。

『志良，你也醒了？』維德在對面的牀上說，他的聲音還是很鎮靜的。

外面是一片黑暗，房裏抖着微弱的灰色的光線。吹着風，砂石在空中飛舞。遠遠地響了緊急集合的軍號。

『果然打起來了，』志良聲音戰抖地說。

『大概不要緊，你放心睡罷，』維德這樣說了，就起來在光赤的身子上穿了一件汗衫。

『維德！』秋星在隔壁大聲叫道，『快起來！』

『你們起來了嗎？我已經起來了，』維德一面大聲答應，一面摸索到桌子前面去點燃了煤油燈。

槍聲炒豆似地繼續密密麻麻地響着，就像在志良的心上敲打。維德穿好衣服出去了。他在隔壁和秋星她們說話。學校裏這時候突然顯得熱鬧了，彷彿起了一個騷動。學生們都醒過來，在大聲講話。

『志良，你起來了嗎？』秋星在窗外說。『你還是睡罷，有事情時我們再喚你。』  
『不，我馬上就起來了，』他慌張地應道，連忙從床上跳下來，拭了拭眼睛，就開了門出去。

秋星和若都站在石階上。天井裏榕樹下面有好些學生聚在一起低聲談話。一道灰暗的霧遮了他的眼睛，他覺得好像在做夢。但是夜晚的寒氣使他不覺打了一個冷噤。他默默地走到秋星的身邊。

正在和若講話的秋星聽見他的腳步聲就掉過頭看他，惋惜地對他說：『你來

得真不湊巧。」

「事情真的是十分嚴重嗎？」他恐怖地問道。

「那也說不定，我想大概是不要緊，汪國剛打仗並不行，不過這回總使你受了驚，」秋星答道，這些話好像是說來安慰他的。

他聽了秋星的話，稍微放了心，緊張的心情算是寬鬆了一點。他便分辯說：「受點驚算得什麼一回事，你們都不怕，我和你們還不是一樣的人？」

秋星對他微微一笑，這笑容多少帶了點淒涼的味道，但他卻沒有看見。

機關槍的聲音響了一陣又停下了，這時候只有斷續的幾下「碰碰」的槍聲。  
「大概現在休息了，」若在一邊自語地說。

忽然一個隱雷似的聲音衝破了靜夜的網，把空氣大大地震動了。樹上的雀鳥驚惶地亂飛着。接着又是一排槍。過後砲聲繼續響着，槍聲又密放起來。學生們在天井裏驚恐地嚷着有些人就急急走上石階，進房去。

『汪國剛有大砲，事情有些不妙了，』秋星忽然驚疑地說。

『一定是省裏發的，招安的條件大概講妥了，省裏對民團也很猜忌，正好借重汪國剛。不過汪國剛有砲，恐怕也不會放，打不準，』若憤激地接口說道。

『只要我們能夠在這裡多住五年就好了，現在一切剛有了個眉目……』秋星好像沒有聽見若的話，她沈溺在自己的思想裏，用了痛惜的調子自語地說。

砲聲停了，排槍依舊在放，似乎近了一點，機關槍聲又響了起來，在這中間夾雜着一片人聲，這是喊殺的聲音，但很遠，很低。

在衝鋒了！志良這樣想着，他臉上的肌肉就抽搐起來。他的眼前現了無數根鋒利的槍刺，好像就對着他衝過來，他不覺閉上眼睛驚叫一聲，聲音雖很低，但已經夠把秋星和若驚動了。

『志良，什麼事情？』秋星驚訝地問，若也掉頭來看他，但她們看不清楚他的臉部的表情。

志良呆了片刻，纔醒悟過來，有點慚愧地揩着額上的汗珠，慢慢地噓了一口氣。  
「你冷罷，那麼你還是進裏面去睡一會，」秋星看見他這情形就憐憫地柔聲對他說。

「不要緊。我不想睡，」他半昏迷地答道，他眼前彷彿還有發亮的槍刺在晃動。  
「天快亮了，睡睡也好，」若也過來勸他。

槍聲漸漸地稀了。天空的顏色也淡了些。東方在發亮。星子一顆一顆地隱去，只有那太白星還明亮地掛在那里。空氣突然寒冷起來。

「你們這里夜晚很短，」志良望着天空無心地說了出來，他這時還在努力鎮壓那紛亂的心曲。

「早些天亮也好，這黑暗叫人有些忍耐不下去了，」若在旁邊接口說，她寬心似地吐了一口氣。

軍號聲無力地響着，過後又停止了。天亮了。一片紅霞塗在淺藍色的天空。風微

微吹動榕樹的綠葉，無數的麻雀吱吱喳喳地在樹枝上叫起來。

維德回來了，家楨和他同來，那個住在傳達室的青年男子跟在他們後面。

「維德，外面消息怎樣？」志良看見他們，就連忙走去迎接，急切地問道。這時候還留在天井裏的少數學生便走上石階來聽維德說話。

維德把他的血紅的眼睛望了望志良，搖搖頭，低沈地說：「現在還不知道，不過我們決定要你暫時離開這裡，家楨要到別處，他可以和你同一段路程。」

這意料不到的答語，使志良呆了一下，他不能夠馬上找出一句答語，他轉頭去望秋星，秋星和若兩人正在和家楨低聲商量什麼事情。維德看見他這樣就不再作聲，只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等他回過頭想對維德說話時，維德已經被那些學生包圍住在談話了。

志良一個人站在階上，覺得沒有趣味，他兩邊都有人在談話，他彷彿也聽見了。維德在和學生談論到鄉間去的事情，家楨和秋星的聲音更低，他只能夠抓住幾個

字眼；但這些他馬上就忘記了。他的腦筋很遲鈍，好像頭腦裏裝了一堆石子，思想很亂，他不能夠決定走不走。他似乎有些留戀，然而又有點畏怯。過後他又感到孤寂。他無聊地走下石階，到榕樹腳下一塊涼的石凳上坐了。

學生們開始散了，大家爭先恐後地跑進宿舍裏去，維德同兩個學生走進了一個宿舍，這時候外面有人在敲門，青年男子去開了門，進來一個矮小的穿中山服的中年男子，低聲問道：『預備好了嗎？』

『馬上就好了，』青年男子一邊點頭一邊回答，便陪着這新來的人去找維德。學生們陸續地走出來，站在階上，排列成三隊，大多數的人手裏都抱了個包袱，也有的挾在腋下。人數一共是六十幾個。

矮小的中年男子一邊和維德說話，一邊走出來。他用眼光在學生們的臉上掃了一下，說了兩三句話，就帶了他們走出去了。依舊是青年男子去開門關門。維德留在階上和剩下的幾個學生談話。



志良茫然地望着這一切，心裏很難受。他好像在看另一個世界的事情。不知道怎樣他總覺得他和那些人，那些動作，那一切事物中間隔了一層紙。他和他們似乎是兩個世界裏的人，等到那大門重新關上時，他忽然感到一種絕望，他甚至奇異地想他自己是不是已經死亡了。這思想使他的力量崩潰下來。他無力地把頭垂在胸前。

『志良，你就跟楨一道走罷，』秋星和家楨走到他面前，她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肩頭上懇求地說。

他像從夢裏醒過來似地擡了他的疲倦的眼睛看她，似乎不明瞭那句話的意義，過後忽然呻吟地問道：『你呢？』這聲音是很奇異的，這裏面含着複雜的感情，有關心，有妬嫉，有怨憤，有失望。

『我自然留在這裏，』她柔和地一笑，但她的聲音卻有點近乎嗚咽，她不再說話，就掉過頭，逕自走開了。

志良馬上站起來。他想走去追她，但被家楨阻止了，家楨陰沈着臉，帶了點命令口氣地說：

『走罷，你不看見她心裏難受嗎？』

『但是我不夠在這種時候離開你們，』志良抓住家楨的膀子熱狂地說。

家楨的臉色變得軟和了。他親切地但又帶了點苦澀味道地說：『你的話固然有理，但是你留在這裏對我們不會有——』剛說到這裏一排槍聲突然響起來把他的話打斷了。這槍聲比先前的更響亮。

兩個人對望着交換了一瞥驚恐的眼光，但家楨的身子立得非常堅定。秋星走過來帶了點激動地說：

『你們快走！楨，你不要耽擱了，你還得陪志良回家裏去拿東西。』

志良昏迷似地站在家楨和秋星的面前，還不能夠決定應該怎樣辦。然而事實卻已經不容許他有遲疑的時間了。

一個巨大的響雷打在左角的屋頂上，屋頂被炸開來，碎瓦和灰塵四處飛舞。土地動搖着，像發生了一個大地震。

學生們驚惶地叫着，齊往外面跑。在灰塵瀰漫的空氣中，維德的響亮的聲音叫起來：『不要慌，大家鎮靜一點！』砲彈的餘音消滅了，飛舞的灰塵也停下來。門大開着，學生們跑到外面廣場上去了。維德的聲音在喚『若』。

志良呆呆地站在那里，一隻手抓住家楨的膀子。等到一切復歸於平靜時，他纔醒過來似地望了望秋星，然後回頭苦痛地對家楨低聲說：『走罷。』

槍聲像暴雨似地落着，碎瓦繼續從屋頂上落下。維德和若一道走着，看見他們就走下去，階來說了兩句話，催促他們快走，又和志良握了手，然後拉着若匆忙地走進宿舍裏面去了。

志良沒有異議，就跟着家楨和秋星走出了大門。廣場上還有幾個學生在那里談話。太陽已經升起來了，金黃色的陽光，抹在脫落了石灰的牆壁上，在志良的眼睛

裏看來好像是淡淡地染了一片血跡。

他們剛走了兩步，一個巨大的聲音，又在後面響了起來。牆壁震動着，似乎要倒下來一般，殘留着的石灰紛紛落在地上。

『我回去看若，』默默地走着的秋星忽然焦慮地說。

『你不和我們一道走？』志良驚訝地問道。

『我不送你了，』她堅決地答道：『反正有楨送你也是一樣，我還要去婦女協會。』她本來要轉身走了，但看見他帶了苦痛的表情望着她，像要說什麼話卻又說不出來似的，她的心也覺得有些難受，她便伸出手給他，對他微笑了一下，感激地說：『我們再說罷。不要替我擔心，我們一定有機會再見的。』他也茫然地伸出手來，她把他的手緊緊握了一下，就摔掉牠側着臉對家楨柔情地說：『楨，你要當心。』

『我知道，』家楨低聲答道，同時還答她一個親切的微笑。他們的眼光對看了一會，從眼光裏交換了一些意義更深的話語。她的眼睛裏先迸出了淚水。她忍耐不

住，便猝然轉過身子，拔步往裏面跑去了。

家楨默默地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大門裏面，他始終沒有流一滴眼淚。他覺得志良的手戰抖地抓住他的膀子。他忽然下了一個決心，呻吟似地說了一句：『我們走罷，』就拖着那半昏迷的志良急急走出了廣場。

一排密放的槍聲追趕似地在後面跟着。

大街上很冷靜，行人不多。街中間有幾個持槍的團丁往來逡巡着。十字路口有警察在站崗，同時在一家關閉着的商店門前駐紮着十多個團丁。

家楨伴着志良走過大街穿進了小巷，他昨晚拿到了通行證，所以不會受着留難。那些小巷似乎比在平日更冷靜了，除了一兩個擱着槍慢慢兒踱着的團丁外，再沒有別的行人。繁茂的龍眼樹從院子裏伸出來，那垂着纍纍的淡黃色果實的樹枝，在明媚的陽光裏微微動着。但志良不會注意到這景象了。那接連着密放的機關槍，小槍的聲音佔據了他的頭腦。牠們威脅地安放了一個可怕的景象在他的眼前，老

是不放鬆他。他惶惑地跟了家楨大步走着，不說一句話，急促地呼吸着，好像有什麼野獸在後面追趕他們一般。

他們到了家楨的家，家楨用力捶着門，等了好一會纔有人來開了門讓他們進去。家楨在書桌的抽屜裏取了一小束紙件揣在懷裏，志良拿着他的皮包。他們不多在家裏停留，又匆忙地出去了。

剛走出門，志良忽然想起了秋星，他禁不住恐懼地問家楨道：「秋星不會有危險嗎？」

「誰知道！我們快走！」家楨無情似地用低沈的聲音回答。他只顧大步走着，使得志良有些落後了。

槍聲剛纔停了一會，這時候又響了起來，起初是斷續的幾下，過後就是一排密放，這一次真密，好像許多匹駿馬奮起蹄子向着他耳邊奔騰過來。他恐怖跑了幾步，抓住家楨的膀子，絕望地問道：

『秋星，她不會……』

他不能夠接着說下去，他睜大一雙血紅的眼睛望着家楨。家楨不答話，卻避開了他的眼光。恰恰在這時候砲聲響了，他覺得周圍的空氣起了一陣猛烈的震動，彷彿兩旁的牆壁都會傾倒下來，壓在他的身上。他昏迷似地停了脚步。直到砲聲的餘音在空中完全消失了時，他纔無力地跟着家楨往前面走了。

這砲聲代替家楨，給了他一個回答，這回答證實了他的恐懼，而且把他的最後的一線希望也毀掉了。

七

汽車站上車子都開走了，大半是被民團要了去運送團丁。剩了一部壞車子停在那里。許多人擠在站上吵鬧地要求開車，站長後來答應了把這部車子也開出去。家楨他們到站時正看見一羣人圍着車子爭先恐後地擠上去，他們費了很大

的力量纔在車上找到了兩個站立的位置。於是車子很喫力地緩緩開動了。

車上擠滿了客人，大家帶着緊張的面容激動地談論着戰事。空氣很壞，充滿着臭味，而且異常悶熱。車子雖然走得很慢，但是卻震動得十分厲害，常常把站立的客人顛來播去。

志良和家楨被車子顛播着。他們用力地抓住旁邊座位的靠背。他們不交談一句話。家楨的臉上老是帶着嚴肅的表情，他皺着眉頭在計劃什麼事情。志良的臉上卻不時地起着拘攣，他的臉蒼白得像一張紙，他的一對血紅的眼睛茫然地望着車窗外的景物。

依舊是耀眼的紅土馬路，依舊是新開斷的山，依舊是那許多茂盛的樹木。這一切和兩天以前並沒有兩樣，然而現在牠們都失去牠們的光彩了。他的眼睛只看見一片灰暗的顏色，有時候就會有一對發光的眼睛在這灰暗中現出來，那明亮的淚珠就像滴在他的心上，他的心隱隱地痛了。



槍聲漸漸隱了下去，汽車走得較遠了，但依舊走得很慢，而且除了顛播之外還使人時時刻刻都擔心牠會馬上停下來不能夠再開動了。

『真慢得很，』家楨忽然焦急地說。志良驚醒似地掉頭看他，希望聽見他說兩句話來打破這種不確定的苦痛，然而他卻閉着嘴不再作聲了。

車子像一匹倦馬似地困難地捱着路程；後來快逼近那個大站了，牠卻特別遲慢起來，似乎動一下也要費大勁似的。

忽然前面起了車輪的響聲，兩部大汽車載滿着團丁迎面駛過來，那氣勢是很兇猛的，這輛車子連忙往旁邊避開，車身大大地震動一下，就馬上停住了，讓那兩部大汽車在旁邊飛馳了過去，過後司機再來開車，車子卻像固定在地上似地不能夠移動了。

司機下車去修理車子，賣票的給他幫忙。客人在車上嚷着，談論着，抱怨着，過了一會，司機回到車上來。車子動了。司機勉強開着這病車，差不多一步一步地捱到了

車站。

站臺上空着，沒有一輛車子，許多人激動地圍着一個職員在談話。站房門口有兩個武裝的團丁在守衛，一些行李堆在那裏面，幾個女客帶了小孩坐在那里。

車子一到，全個車站都騷動起來了，大部分的人擁擠地撲過去，有的提了行李想擠上車，有的想去打聽城裏的消息。他們把車子包圍着。這情形甚至使車上的人也喫了驚。

然而車子壞了，不能夠再往前面開動。司機和賣票安靜地甚至帶了幸災樂禍的態度把這消息告訴衆人，便排開人羣逕自往站房內走去，留了那車子和一車子的客人在站臺上。包圍着車子的人們也就漸漸地散開了去，讓那些帶着失望的面容的乘客提着小件行李下車來。他們生氣地口裏抱怨着，踏着大步走進站房內去找站長交涉。

站長在樓上，他有要緊的事情。他們找不着他。另一個職員來和他們講話。車子

沒有了。說是要下午纔有車開回來。有些客人吵着要退票。

家楨和站上的職員很熟習，他們讓他和志良兩人到樓上去。站長正在一個房間裏打電話，家楨看見這情形，就和志良在外面廊上站着等候他。廊上有一個凳子，他們把手裏的東西和帽子放在那上面。

過一會站長掛了電話走出來，臉上帶了焦急的樣子，家楨一個人立刻迎上去。兩個人低聲談了幾句話。站長就急急地走下樓去了。志良茫然地倚着欄杆看那下面站臺上喧鬧的人羣。家楨走到志良的旁邊站了半晌纔苦澀地低聲道：『志良，那邊大概守不住城了。』他想使他的聲音平靜，那苦惱纏住他，他不能夠接着說下去。志良馬上掉過臉驚愕地望着家楨，他的眼睛急急地震動，他張開嘴想說話，但話沒有說出口，他忽然改了主意就默默地埋下了頭，把兩隻手撐住欄杆。

樓梯上脚步聲響了，站長激動地跑上來。

『一部車子也找不出來，至早也要到下午兩三點鐘才有，而且還沒有把握，』

站長失望地對家楨說。

『但是我不能夠等，我馬上就要走，』家楨變了臉色自語似地絕望地說。

『我也知道，但是沒有車子怎麼辦呢？』站長把手按住額角沈吟地說；過後他忽然放下手堅決地說道：『我給你設法雇一部人力車罷，反正路程也不太遠，你看怎樣？』

『好罷，』家楨無可奈何地答道，他的眼睛略略放了點光，不像剛纔那樣地絕望了。

站長不再說話就匆匆走下樓去。

『志良，我不能夠再送你了，』家楨在廊上走了兩步，忽然看見志良在注視他，就走到志良的面前撫着志良的膀子惜別似地說。

『你答應我你和秋星再來看我罷，』志良孤寂地微笑一下，突然覺得心裏隱隱地發痛，眼淚從眼眶裏迸了出來，他緊緊抓住家楨的膀子，像不願意把家楨放走。

似的，他用了近乎抽泣的聲音祈求地說，這聲音裏交織着失望和希望，但失望是九分，而希望就只有一分。

家楨默默地點着頭。

『你答應我讓我和你們在一起住一些時候罷，我不再寫那些小說了，』家楨的點頭並不能夠使志良滿足，他還繼續地哀求道。『只有你們知道我是多麼地寂寞……離開你們我是多麼地寂寞——』他的話被站長的脚步聲打斷了。

『車子馬上就來，你預備走罷，』站長走上來，略帶了寬慰的樣子說。

『好，謝謝你，』家楨應了一聲，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就把志良介紹給站長，關切地說：『這是我一個好朋友，現在到××去。他剛來，不懂本地話，一切要靠你幫忙，請你好好地照料他上車。』

『那自然，』站長和藹地笑了笑，就伸出手和志良握了手。他剛要開口說應酬話，電話的鈴聲忽然響了，他急急走進房間裏去。

『這站長是個很好的人，你可以相信他，他會照料你。』家楨望着站長的背影，感動地說。

『你沒有危險嗎？』志良也很感動，他忽然想起家楨的事情，他知道家楨一定是懷了什麼重大的使命到別處去，他不禁有些擔心起來，就焦急地問道。

家楨淡淡地一笑，這樣掩飾了他心裏的憂鬱，他極力做出平靜的聲音說：『我看不會有什麼危險。你放心，將來我會和秋星一道來看你。』

『那麼你們不會忘記我？』志良緊緊握着家楨的手，兩眼含了淚感激地望着家楨，半晌纔說出這一句話。他的聲音抖得很厲害。

家楨剛要答話，站長就從房裏急急走出來。臉色突然變得十分可怕了，兩隻小眼睛圓圓地睜着，那強烈的眼光像找尋捕獲物似的抓住了家楨的臉，激動和恐怖使他變得口吃起來。他說：

『汪國剛——進——城了……』

『會這樣快？』家楨勃然變了臉色，驚惶地失聲叫起來。志良呆呆地望着站長，臉上的肌肉猛烈地在抽動。

『城裏很混亂，……到處起了火，……民團正望這面退下來……』站長一面喘氣一面說話。

『秋星！』志良忍不住叫了一聲，這聲音和抽泣差不多。他的眼前現了一片火光，在火光中露出了一個女人的頭，但馬上就被火焰包圍住不見了。他的耳邊彷彿響起了一片脚步聲，汪國剛的隊伍提着大砍刀進行着，進行着。他苦痛地掉轉頭走開，把身子倚在欄杆旁邊的圓柱上面。

家楨立在站長面前，不停地用力搔着頭髮，一張臉通紅着，汗珠從額上滴下來，他好像沒有聽懂站長的話似的，不作聲，只顧咬着嘴唇。

『你還去嗎？到那邊去好像也沒有什麼希望了，還是到××去避一下好，』站長看見他不說話，以爲他被這惡消息打倒了，心裏沈重得難受，好像那上面壓着一

塊石頭，便絕望地說。

家楨忽然放下手，把頭往後一揚，於是堅決地，粗魯地說：『我去！』就伸出手來抓了站長的手緊握一下，說聲：『那麼再見罷，也許在地獄裏面。』然後轉身去在凳子上取了他的白通帽戴在頭上。這時候志良已經比較鎮靜了一點，聽見他說要走也轉身來看他。他便走到志良旁邊拍一下志良的肩膀，大聲說：

『我去了。要是秋星沒有意外，她也許會到這里來……』好像有什麼東西堵塞了他的咽喉，使他不能夠繼續說下去，他就毅然地掉轉身子大步往樓下走了。

站長跟了他走下樓。志良卻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過了半晌忽然猛省似地撲在欄杆上面大聲叫着『家楨！』

家楨正走到站臺上，聽見志良的聲音擡起頭來望他一眼，點了一下頭，也不說話，就和站長一起走出了站臺。他的白通帽消失在人叢中再也看不見了。

然而在志良的淚眼裏那頂白通帽還鮮明地顯現着，而且牠不住地往上面升，



往上面升，超過了欄杆直到他的眼前，於是就遮了他的眼睛。

『我要給你們以晨星。』

同時好像有誰把這句被他遺忘了多年的話語在他的耳邊反覆地大聲說了。他癡呆地望着站臺上喧鬧的人羣。他的眼睛一陣昏花，彷彿有無數金光在眼前閃耀。

他覺得他真的看見了星光。

『真正是一個好人！』一個讚嘆的聲音意外地把他驚醒了。

他回頭看，那個中年站長含了眼淚站在他的背後。站長看見他掉過頭，便誠懇地安慰他道：

『等一會就有車子，你不要緊。』

他不回答，只是無可如何地苦笑着。他這時候簡直想不到一個走字。

此页空白

## 關於「髮的故事」(代跋)

已經是三點鐘了。我剛剛寫完給春的信，我想應該睡覺了。我便站起來。但是一句話突然映入我的眼簾：『我們的生命恐怕還不如一隻螞蟻。』好像一把鐵椎打在我的頭頂上，我又坐了下來。

這時候我想起了你給我的信和你所說的事情，我不能夠沉默，我便又一次握起筆來給你寫幾句話。

『我們的生命恐怕還不如一隻螞蟻。』我並不曾寫過這樣的話句。這是一個朝鮮青年給那個被我們稱爲耶穌的朋友的信函裏的話。三個月以前，我接到從那成了邊疆的遼遠的省分寄來的小刊物，在上面讀到那樣一封信的時候，我的回憶之門突然打開了。我看見了我的過去。我看見了許多人和許多事情。那些都是被我

早已埋葬了的。我不要再想他們，我不配再想他們，但是他們自己來了。回憶折磨着我，逼着我寫點東西，我便寫了一篇小說：「髮的故事。」我也許不配寫這篇文章，但我終於斗膽地寫了。

我寫這小說是在紀念一個死友，同時還對幾個活着的友人表示一點感激的敬意。這事情你是能夠了解的。我的文章裏並沒有歪曲事實的處所。不過我的筆端却沒有夠多的力量。三年前當我的新生剛在東方雜誌刊完的時候，我在一個古城裏見着了我們的耶穌，他就當面責備我說那部小說寫得太軟弱。在那樣的人的面前，我是無可辯解的。他太明白我這個人了。他知道我寫小說只不過是在浪費我的青年的生命，他憐憫我，他也常常責備我。而且我也答應過他，有一天我是拋棄寫作生活，去作一點有用的事情的。我寫了「髮的故事」，我知道他會責備我寫得沒有力量，我同時又知道倘使由他來寫，那文章一定是有聲有色。但是他的批評並沒有來。而意外地這小說却遭受了那般想以「罵」和「捧」做武器的「文壇」人的

攻擊……

不管那般不平凡的人會運用種種不平凡的術語和常識，「髮的故事」却依舊是一件真的事實。一切血和淚的鬥爭，縱使鬥爭的方式會犯錯誤，也決不是那些只知道「罵」和「捧」的人所能夠抹煞的，文人的筆和殉道者的血比起來算得什麼？

朋友，我告訴你一件事情：十年前在北京曾經出過一份叫做高麗青年的刊物，那邊的朋友要我寫一點東西，我寫了一封「公開信」寄去。這信後來還在上海一家日報的附刊上面發表過。那信裏面有這樣的話：

「……在八月的夜晚，明月高掛在天空，微風吹動着大門邊槐樹的枝子，我靜靜地望着柳的發光的眼睛，讓他慢慢地把你們的鬥爭的全景展開在我的眼前。我漸漸地忘了自己，我跟着他到遼遠的地方去了。他告訴我你們中的一個人怎樣在半山裏碰見了敵人，躲到白楊林裏和他們打了半天，後來又逃

了出來；他告訴我你們中有四五個人被五六十個敵人圍困在山頂上過了一晚，第二天早晨每個人拿着兩支手鎗衝下山來，打死了不少的敵人，自己也死在亂槍下面；他告訴我……」

柳並沒有對我說過假話。我雖然沒有參加他們的鬥爭，但我也曾認識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至少對於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思想，他們的爲人，我是略爲了解的。我自己並不就贊同他們的鬥爭的方式，但這却不能阻止我不尊崇他們。文人的筆算得什麼？難道這鐵一般的事實，這壯烈的血的鬥爭，是那般出雜誌刊物「服務文壇」的人所能夠抹煞的嗎？那麼「髮的故事」將因了殉道者的血而活下去吧。

朋友，你現在該明白了吧。我不知道你的朋友中間有沒有那種殉道者型的人。倘使沒有的話，我就應該把下面一段沈痛的話介紹給你，這也是從那青年朋友的信函中抄錄來的：

「你說我們這民族的人，生來就剛強，有自動的奮鬥精神嗎？或許這是有，但是不然，這不是生來如此，而是環境使然的……我們的生命恐怕還不如一隻螞蟻。當我幼小的時候，我曾親眼見過許多的事情。把鄉村裏的無辜的農民任意捉去，挖地坑，倒煤油去燒，在寬大的馬路上站着看吧！一輛六匹馬拉着的四輪車中裝滿了鄉村中捕來的青年。這些每日都可以看見的。從這虎口逃生的青年，中國便是唯一的逃難所，或者連這逃難所也會失掉吧。」

這樣的話不知道你看有什麼感想？朋友，我相信你，你一定會了解的。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1917B

~~1430~~



~~1651686~~